

宣祖昭敬大王實錄

卷之三

②

0194 280

00, 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194280

日期 6. 8. 25

巳巳

正月庚申○上御夕講于夜對廳敕召講近思錄竒大升進

啓曰自古

人主始初清明將大有為之志不久而始勤終怠陷於他岐鮮克有終者
滔滔皆是盖人心操舍無常易致差謬聖帝明王以下雖無嗜好陷溺
之病或日月既久事功不成則心懶意闌終不克善者有之矣其間病
處甚多或務事功而不多經歷患不反顧率爾為之則不成或奉行之
人不能深謀遠慮從容處置乘一時之快生紛擾之弊則不成事既不
成心之漸弛不能至治者古之帝王不一而足以宋孝宗見之天資甚
高有志恢復即位之初遂招張浚於廢棄之餘難為擔當而忠義奮
發勉循國事出師一敗讒間已入孝宗之心一旦所用皆是庸常凡夫
僅能維持一世而已宋神宗天資卓越即位伊始銳意為治富弼韓琦
忠厚老成人也知上欲用兵則曰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之意與之
不合宋法之弊已以人情莫不欲改神宗不得擔當之人王安石出而
擔當神宗信任之紛亂改法終誤國家其後用兵大敗神宗夜半起而
痛哭遂至不興小人競進其禍蔓然為宋室基禍之主人君如天至公
而無私若有偏信底心則奸邪伺釁害不可言或事不如意便為尋常
而不克有終則治不可成自臨御以後聖志高明事欲為善心欲

有成朝野願望寧有涯哉小臣迷劣之意以為有志於始者不難有志於終者尤難然若以終不可保預為畏憚而自棄則亦非大有為之氣象也所當為之事則母以為易而終必堅定然後可也此意自 上亦非不知也至如臺諫之言時亦不可無留難也人之所見在常人亦異若 天衷有所見則一切不可以下人所見而強從也然公論所在人心所同然物論如此則當自反曰予之所思有未盡乎屈己從之可也或聞 經席間揀弊之策自 上銳意快施然一人所見有限天下事變無窮若以一人誤見已成 王命之後後雖改之亦為未安如是啓達至為惶恐而中廟初年欲行太平之治一時賢士輩出多有激濁揚清之事處置之際亦豈極盡自 上以為好意思一一聽從趙光祖自以君臣之契比之古之君臣上下相信知無不言終至 上心一搖讒間已入 中廟亦不能保其臣此已往明鑑凡事十分周偏思量與大臣確議不以為易而思其長久之道可也近來積弊甚多變革亦一委重然臣意以為當損其太甚而待 上學問漸高經歷已以下人亦誠下手然後所為之事終亦堅固矣此言甚似頽靡而 祖宗朝積弊多端今不能伏人心而遽欲以法令揀其弊則或生他病不無後弊

以俗談言之則常人欲改久遠祖上之家必得良匠又備衆材又待時而為之若一朝遽撤而無良匠無衆材則後難收拾也近察人情思治根本者少姑務目前者多年少者欲做快活之事長者雖以為難而拘於時論亦曰可為不見終始擔當死生以之之人或知救弊而不知他弊又生其中或圖有益而莫念大害亦在其間太無斟酌深為未安頃日供上捧上之際次知作弊之事固所欲祛然自爾漸磨而禁戢則可也小臣方在政院言政院之事似為未安而如有泛濫作弊之端令政院糾察之事院中亦泛見而 啓下故今朝更為 啓稟耳立法之際所當詳謹政院禁戢院中下人甚易且輕而因循積弊不得猝變外間之事何得而知之政院在喉舌重地其任至重外間泛濫之事令政院次知檢舉則大小有異甚為未安供上人情等事次知下人刀證作弊可謂非矣然其弊源又不在此也各司官負當躬親進排而百事解弛不為躬親使下人圖納次知之人責問不來之故則下人必以人情防口各司官負亦烏得無罪如此事隨現痛治自爾嚴肅則自無弊根也

十三日朝諫司諫尹剛元 啓曰內庭供上 熟退人情請令政院糾察云故大外及之 小臣其時或有病或以式

假不仕今日謂同僚曰令政院糾檢公事甚好事體則同僚亦以為然

也身在近密之地欲不奉行

成命則未安

是時上從剛元之啓故夫非云然

欲奉行則

難便此臣等所以為悶也人心之陷溺已久尚不避刑戮安得以彌令治之自不能生於心則可也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此正治國至當之論也自

上將

宗社億萬年無

彊之業欲改弊端非淺淺之事熟思而審處可也若一時以為好意思

而為之後有難行則不無心懶意闌或有詭說間之則終必以賢者之

言為不可信所繫不小具鳳齡進

啓曰竒大升所言以宋孝宗神宗

有始無終用君子而間小人作之善而流於惡分辯詳言非以自

上志不固先明後暗有萌兆而然也人臣進戒於君必欲法治而懲亂

事不欲快施者甚為要切而事有輕重大小緩急先後自上謀以為

事事留難長慮却顧則未安此意且欲變其煩碎積弊務為可繼之道

也願治之君其進銳者其退速不思長遠之謀則必有欲速之患然可以

速行之事則速行重難之事則問于大臣可也政治自初及今別無大

誤始初清明可謂拔出兩邇來臺諫論啓一國公論所在而啓辭

中不顯言則使之顯言時或嚴辭峻荅著朝廷昏亂奸臣竊柄之時則

所用之人忠邪奸正雜進其間臺諫或懷私嫌或誣枉賢良之事則

天衷洞照而留難猶之可也古語曰治世不能無小人而難其為小人
亂世不能無君子而難其為君子近日內外人心顛望至治臺諫所
啓無非一國公論而事事留難不即快從不但有妨聖治又以杜
人臣獻規之心也臣之於君義雖君臣情如父子而尚少盡言之人自
上若少有留難則群下沮喪恐被譴忤詭詭之色拒人於千里之
外甚可懼也自上聽諫之道漸不如初而近來尤甚矣小臣曾忝吏
曹郎官見之一國好人甚少堂上擬望之時臣竊傍觀無疵之人豈能
盡得郡縣不一百執事甚多或知不可而苟充或不知其人而注擬持
公論之人知其不可則自當劾啓也況聖王不賞邊功竊又聞之
我祖宗朝命田霖討海浪島盡討而歸來命於開城府賜一等樂
以慰之其賞賜則不過鞍具馬一匹而已今者浮海小醜自送其死一
捕非大功而遽論以重賞則他日或有犯境強寇而有能奮折衝禦侮
之功則又何以加之不務姑息之政思其可繼之道可也伏見中外人
心不能無缺望也時全羅水使林晉造捕黑山島水賊上大升啓
曰具鳳齡之啓至當臣意亦非欲凡事皆有留難也臺諫之言
留難之未安臣亦啓達謹其變更之事快於從諫之路則剛柔不偏

也小臣呀

啓與

經筵官所

啓相濟而相成無非欲有絲毫之補

於聖德也其間或有意思未盡言有未盡者自上擇中而用之也近來林晉之事兩司論執已逾半月而尚此留難物情未安臺諫乃公論所在其意豈欲自上必從而後已一再啓達不無停止之事此則物情大為未便故臺諫不能止也如此事可以快從也若終至拒絕則言路妨塞俛勉從之則聖德未盡此其留念處也或有論以重罪而即為快從則可謂快矣然先察而後從亦無妨也至於愈久而不從則未安也林晉之捕水賊有何功勞之可稱乎李洪男事物情亦棄之故

啓之也

是時臺諫并論李洪男之罪

留念快從可也

二月○己卯○四館與諸宰入春秋館出世宗實錄考文昭殿儀軌詣政

院上廟圖及劄子時李滉以判中樞府事與馬劄曰竊以文昭殿即漢

之原廟其為制則後寢五間以奉高曾祖考與太祖五位之神前殿三

間大祭則合享于此太祖居北南向昭二位在東西向穆二位在西東向

此當初所定之制也而其間有兄弟繼立則同昭穆共一位之法見於五

禮儀宗廟圖說然不可以同一室并一坐故當依賀循七室加一之議

與宋史同位異坐之文如仁宗與明宗同昭穆也仁宗祔時世祖於明宗

亦為高祖不姚故室與位數自至於加一為六矣如是則當於本寢本殿
內議慶變禮之宜可爾安得曲生異議別入他廟乎人神鬱抑二十有餘
歲矣况彼時 明廟聖旨有曰 仁宗後日自當祔入見於承政院日記
可見 明宗遺意本如此矣 不允

三月○戊申○上御夜對廳引見李滉 上問所欲 啓之言李滉歷

陳出處之道為治之要學問之方以及國朝之事任入之務 上曰學

問之人無乃有 啓之者乎勿以為難而言之宜當李滉對曰此事則

難言也向意之人則在今非止一二古者有問於程子曰門人孰有所

得乎程子曰謂之有所得則不易言也其時如游酢揚時謝良佐張繹

李籲尹焞之人如許多勿不有所得言之如此人亦不輕許况臣不

可以欺 天日以其人為有所得而 啓之也其中竒大升之為人多

見文字於理學所見最為超詣乃通儒也但收斂功夫少此未盡處也

小臣常時以此為短處勉之以加做功然如此儒亦不易得也 上曰

此言至當自上於萬分豈能知見其一分乎然常時以為文則能為之

也李滉曰其文亦不易矣

四月○戊寅○上御朝講于文政殿講論語憲問篇竒大升進 啓曰

中外聞頃日

傳教不勝驚駭憂懼

先是三月二十六日大司諫朴啓賢等以醫官楊仁壽月令事甚為

微細而至於詵私干

上詰正言李忠元仍

恩賜其祿位蓋外言入於內而如此故上

答曰創造無形之言可謂枉矣

其後政院

啓辭王堂論劄而自

上不為釋然尤為悶鬱此事每為

啓達不無以為煩瀆也人臣愛君無所不至嫌於煩瀆先自退縮則何

有愛君之義文義間所

啓辭不迫切之語甚是

此義謹臨文

啓曰

迫切如此君臣之間尤當履容可也蓋因于貢

方人註聖人責人詞不迫切之語而

啓之也

待人不迫聖人德至必

欲與聖人同其德可也流言一出閭閻盛傳人孰不聞人固有欲為

啓達者只以傳播之言難於煩達而止耳庶人謗于市則諫官聞之何

敢不言

上意必以為子無是事何以如是云云不無致悶於

聖衷

而殊不覺發其嚴辭也然若釋然洞察則可知諫官本非創造而只

啓外間之言也大抵人主待人發言之際其端甚微而其應甚著若有

厭聞之端則諂諛承順者爭逞其術皆欲錮惑

聖聰直諫敢言者不

能盡言惟思奉身遠退直諫者退諂諛者進則朝廷之害可勝言哉禍

亂之興未必不由於是古之人君孰不欲治安而惡亂亡也終不能治

而卒底于亂且亡者有疑心與自用故也有疑心則以直言為斥已有

自用則厭人言而莫聞君子盡言故疏之小人承順故悅之所謂小人

者又引進群類排斥善人窺伺人主喜怒之端乘喜而誘之因怒而激之朝廷上下意思不通則終有危亡之禍而莫之故自 上聖質高

明留心學問未必不識這箇道理而深恐臨事之際不能省察取 啓人主平心不示喜怒然後事得其正喜怒有迹則奸邪之徒爭為中欲之計甚可畏也欲為平心工夫必先明理而察其是非曲直此其愛我此其承順逆于心而求諸道遜于志而求諸非道克盡大公之道絕去固我之偏可也平心明理又必以敬為主古人釋敬字程子以為主一無適謝良佐以為常惺惺然尹焞以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朱子又加以畏字若省畏字之學則可知為君之難上畏天命之難謀下念民岩之可畏常有惕然之心不弛敬畏之意則其於學問之道不無有所裨益矣理明而心平又知敬畏之工夫則 聖德日躋可侔聖人矣柳濤啓曰前日 荅諫院之辭極為未安此非諫官創造之言問荅浮言傳布道路諫官聞之不能忍置豈有他意 上曰頃見諫院啓辭至為未安故如是荅之也大升 啓曰自 上以為未安如是 傳教之意下人豈不知之以常情言之予所不為之事人謂之有之則不無悶鬱之懷然只以予無是事必是虛傳為 教則流言盡釋自合道理一時以為

未安而如是

傳教外間甚疑且悶自

上釋然則物情自安矣權輿

曰文昭殿事今當議

啓

上曰昨日憲府啓辭則欲為共卓也諫院

所啓則大槩論其一間奉安

兩位之不可欲何以為之之意耶大升

對曰昭穆之說父為昭而子為穆後世子孫亦各以昭穆序之武王為

昭故子為穆而孫為昭文王為穆故亦子為昭而孫為穆也兄弟傳國

各有一世朱子桃廟劄字之議而自漢時已有兄弟同昭穆之議歷代

帝王莫不共之故朱子以為禮之未失而又自謂其議未必可用云云

國家

宗廟制度既定兄弟同昭穆之禮故當初大臣議定

仁明兄

弟位皆以繼統之君同祔可以同昭穆共一位故曾建後寢一間又請

增修前殿蓋以殿內狹窄難於排置故也其議正當但物情以國計虛

竭日月迫近欲就殿內處置得宜多般思量或有共卓之議也昨日院

啓後寢增建一間事既蒙

允許矣前殿則楹長三十尺申長二十尺

而中分十五尺每置一唐家今若就三十尺內分設三位則當必盡改

唐家然後床卓始可容也

世宗初年饌品無定數器皿漸就侈大故

橫看內容入之物必至和水而用之祭享之事亦極未安若改損床卓器

皿推移排設則猶可容措如是而又有難焉則前後退亦可通排處之也

分半作隔之議不但未安於前殿抑且大妨於後世若令大臣更議則
或有善處之道矣權輿 啓曰今將會議議得入 啓則自上可知也
前年分半而作隔之意已盡 啓達不敢更言羣議以為分設三唐家
不可為各卓暑為共卓則事便弊除此為之得而臣前受增修之任分
設三位尺量見之則一唐家其廣三尺而其長七尺必於中柱之內控入
設位則貼一位床卓踏掌迫近於 太祖室唐家踏掌祝床拜席容設
甚窄贊禮大祝奠盞奉香春爐承旨執事出入拍隘必須約斷 太祖
室唐家三尺許然後折長補短僅能周旋而盡削 先祖之室亦極未
安今者分半作隔之規後日遠遷時自當去其隔而復為一室也必就
殿內依舊周旋故苟且如此甚為未安後寢則循同堂異室之制乃呀
以各專一室故初言增造而自上難之故未果昨日既 命增建此則
可為也議者以為 宗廟亦行共卓則獨於 原廟有何不可臣等亦豈
無此意思筭念 世宗大王象平昔之養伸罔極之敬承禮亦無共卓
之議而於五禮儀士大夫祭祀亦各卓故百爾思量未安不敢為之今
日採羣議而斷之實出 聖衷且 宗廟事外議亦未歸定論以五廟
而又計祖有功宗有德則或云已滿或云未滿此必定之然後可也 附

廟臨迫

宗廟本十一間而十室已滿一間尚虛故以為明宗當祔

虛間該曹方為修理若有上位適遷則其間不必修理也今日令六

卿以上議

啓而宗廟之事又如此二品以上並命會議則可知

適當之議矣朴淳

啓曰宗廟制度雖不他考只觀五禮儀亦可決

也太祖一位昭二位穆二位其下又言同

昭穆共一位此五禮儀先

王之規昭然已定宗廟適遷固無疑矣

文昭殿只言昭穆位向而

兄弟同昭穆共一位之意亦在其中兄弟各為一室之說朱子固言

之矣同昭穆共一位之議既定於宗廟而獨異於原廟是舉祖

法古禮而盡廢之也固知其不可行也兄弟既共一位則必須權安一

室宋之九世十二室蓋出於不得已也轍曰頃日諫官固執毋過五室

之言雖不顯載於國朝寶鑑而其時大臣之議則有之奉親當必

四親士大夫尚然况為人主乎成宗祔廟時

太宗祔遷

中宗

祔廟時

世宗祔遷此可見奉高祖之無疑也淳曰高曾祖禰先

儒列于四書章圖賀循亦言高曾祖禰不可不祭但原廟之異於

宗廟者

原廟只奉四親而

宗廟又有不遷之位也大升曰世

宗毋過五室之訓語常而不語變以五禮儀宗廟條見之則亦可

通行於 原廟五世六室之制不可不爾也。只緣習聞已熟謂之不可變通合禮為得已乎。雜議或謂兄弟共位若代數稍久則雖在高曾之內亦可遠遷云此則大不然。兄弟傳國嘗為君臣便同父子。中廟傳之 仁宗 仁宗傳之 明宗 其間安有分辦輕重若欲分辦則是有私意至不可也。遇難處之事要必合宜而後已。雖稱已前之事豈無可變之道。頃日母過五室之議甚膠固不通之說也。自 上詳知而裁定可也。沈義謙 啓曰初欲增造之時唐家亦當自毀今謂唐家不可毀改臣未知也。轍曰不但毀唐家為未安而當毀 太祖室故尤以為未安分設三唐家則勢自為共卓而但自下輕改甚為未安。淳曰 仁明入祔則為六室而不可以一室之多經遷 睿宗 睿宗不可遷則六室勢自爾也就其殿內分設六位變各卓改唐家蓋出於不得已也。祖宗之靈亦豈不降鑑乎。義謙曰 仁明兩位同為一世當同終始何有後先分辦自 上難不親繼於 仁宗固當事之如一不可以分輕重也。文昭殿內之制不能詳見故議論各異。權轍則尺量地勢之廣狹便否而外議又以地勢狹窄之論歸之主張作隔之說。若令朝廷共見規度則可無雜議而釋然矣。轍曰方外之人泛然論之故其言如是。若得目

見則洽然知之也大升 啓曰 宗廟祫遷之事亦 於五禮儀之文

一位遠遷則 明宗當以入祔一間雖虛不必修遷昭穆之次 先王

之禮不可亂也 輟曰當斷之以禮情不可顧也而議論不一當必更議

定之大升曰 仁宗明宗為考 中宗為祖 成宗為曾祖 德宗睿

宗為高祖此其四親四親之外禮當遠遷而或有功德之主則自為不

遷之立所謂不遷之主當論於親盡臨祫之後不可預議於四親之內

也○丙子○以白仁傑為大司憲○壬辰○上御朝講于文政殿講論

語衛靈公篇竒大升臨文 啓曰古人之言雖指一偏固當比類而觀

若聖人之言則上下皆通矣雙峯饒氏出註處多而古人以為饒氏善

於出註而自得則少云好貨好色之言於孟子亦有之前日進講子曰

下註雙峯曰自家好色好貨抑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走其君云尹和壽以此言為誤故大升仍啓之齊宣王謂孟子曰

寡人好貨孟子對曰昔者公劉好貨今王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宣王

又曰寡人好色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好色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

何有夫好貨好色之心亦氣稟之所賦而不能無者也但當推此心與

百姓同之而能去其私則可也至如飲食男女之欲亦天理之所若有若

至於放溢則誤矣然不可永絕之也夫好貨好色在臣子則當盡其自

治之功而其治之未及處則與他人推移同濟在人主則亦當戒其濫
溢而與百姓同之則道理自行饒氏之言似乎未盡自 上見之所當

恢弘如今

啓

指尹

壽所

啓其言曰

君臣之間

如家人父子情義

至重君有一事之誤一念之差或言官或侍從皆當規

諫若待吾身無過然後始得以諫君之過則人無過者鮮矣非孔孟程

朱則何得以諫若我特以情意切迫故見君之過不得不諫其身雖不

能不為好貨好色而固言諫之嚴氏之言極

為誤矣云云故大非數例其意而言之如此

人臣若非聖賢地位則

豈能盡善乎或欲為善而工夫未及有不能焉或不欲為惡而氣質偏

滯雖能悔悟而亦未免有過焉然其愛君之心欲使吾君所為盡善而

無過故不得不諫若以為吾身不能而不諫君過則是幾於吾君不能

謂之賊者矣昔漢光武無廢皇后問於鄧曄曄對曰夫婦之好父不能

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光武謂善恕已量主朱子引之於大學

或問極言其非以為大啓為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

字不明之害大矣今也人君有過臣子以為己亦不能云而不諫則國

事烏得以為是乎自 上見之似乎一偏外間聞之至為未安大升因
論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 啓曰儒者學問亦當近裡况帝王之學尤
不可泛濫而見雜書夫聰明有限而萬幾無窮雜書與小註雖或時時
見之其間眾說紛紛不當觀覽雖曰新書而如折衷聖人之書則見之

而雜書則勿見可矣頃者伏聞 命印出四書章圖云小臣不見此冊
然大槩聞之 中原之人學問未深而以著書為事者多有之此冊以
時所見著之而非切問近思之書也印見則聰明分矣古人以為恐分
精力云聰明與精力恐有所分矣又 啓曰永樂皇帝命撰集四書五
經及性理大全則不知朱子之意而撰修處多有之詩書論語輯註與
先儒之論乖戾處亦多有之我 世宗晚年不見輯註元四書只印大

文大註而覽之弘文館亦有此冊小臣往在去去年冒忝玉堂搜得此
冊於箴書閣將欲 啓達而自 上一度覽遍之後即以此冊進之計

料而未及矣論語輯註不須見之一度覽遍之後即以大文大註冊見

之為當矣講訖大升 啓曰今所 啓拜 陵之事是時 破大祀欲

請論 啓 大槩杜氏通典有之蓋古人於祭祀備內外之官故君初獻則

后亞獻與二代之禮也自漢唐以降無皇后亞獻之禮然猶欲存其古規

故如儀註之書有此言矣杜氏通典所謂 皇后拜陵亦如宗廟皇帝初

獻則后亞獻之類非獨專而為之也我 朝近有 王后上 陵之事

而皆一度為之若禮外之事累度為之則豈不未安乎而况 泰陵之

拜尤為未安夫喪事漸至即吉第四日成服以生人言之則乃第三日

也。所謂生與來日也。卒哭則改服小祥，則練服大祥之前，無變服之事。至於大祥之日，始服玉色。若不得已，有外庭應接之事，如華使之來，則主上變服矣。至如宮中，則無不得已之事。而方在喪中，欲變其服，極為未安。此斷不能為之之事也。院中欲達此意，而同僚以為雖書

啓亦未詳盡。今日入侍，經筵將欲陳啓，而諫院亦論之矣。慈殿哀

慕之情，雖曰無窮。自上當以於禮不可之意，反覆開導，稟達停止為

當。夫事親之道，父母有未安之事，固宜幾諫，起敬起孝可也。今為未安

之舉，物情亦皆未安。自上從容稟達宜矣。權輿啓曰：自。上據禮

陳達則。慈殿亦豈強為之乎。大升曰：固當據禮陳達。而至於并陳小

小之事，則似乎未安。然民間之事，既已知之而不為。啓達心甚未安

故敢。啓三月自。上將幸陵，而適有日變，停之。其時京畿守令因其

修治橋梁道路，率其民人而來，其於農務豈不妨廢乎。因日變，命停

而頃者，乃行守令，又率其民而來拜。陵既過，民皆以為此後則必無

事云而今也。慈殿拜。陵守令又率其民而來，一年之內，三度有舉

動民弊，不可不慮也。畿甸之民，近因國家多事，連歲不得農作，其困極

矣。時時存恤，每念如此，則無乃弊及於民乎。以是為慮可也。若謂小小

之弊不可計云爾則害必及民以此 啓之似乎苟且而不知之親切不可不達效敢 啓又曰三月則將行而 命停四月則已行而五月又有 慈殿拜 陵民當農務之急一時最關失一時則有一年之飢矣拜 陵事今已 傳教畿甸之民必將上來當速 啓達而停之然後弊不及民若臺諫累日論 啓不得已從之則民弊大矣近來 國家多事去年與去去年民皆不得耕耘今年農作極為關係國以民為本不可不慮也據禮陳達可謂至矣然民弊不可不慮之意并 稟以速定當矣又 啓曰近自今月望時日候寒冷風亦連吹極為殊常人皆以為日氣何以如此疑其下霜伏聞平安道兩雹江原道下雪京畿黃海等道亦兩雹下雪云四月乃張陽之月也方在張陽之月雪與兩雹安有如此慘酷之變乎詩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下霜而猶為之憂傷況至於下雪豈不驚愕乎自 上令弘文館博考古事以入 念慮間修省之事則外間不能詳知但當此慘酷之灾只博考古事而已則應天之誠似未盡矣昔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夫其度人為感之也孔子作春秋書灾異以戒後人朱子曰古之聖王遇灾而懼修德正事故變灾為祥今之為變極為慘酷必修德正事然後可以變灾為

祥不然則災變之餘或有飢饉之患或有不好之事極為未安古人以
為人君克謹天戒無所不至若以某災為某應則未安云然箕子以洪
範陳之於武王也合天人之道而言之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其曰
庶徵者兩賜燠寒風也曰休徵者休嘉之應也曰咎徵者咎愆之應也
休徵所謂謀時寒若者如冬則寒謀即人君聽用人言之事也咎徵所
謂急恒寒若者如今四月下雪乃恒寒之漸也急謂促急也即人君自
用己意之事也漢儒五行傳祖述洪範而為之其書亦曰聽之不聰是
謂不謀厥咎恒寒如自 上偏聽則下情不通即所謂聽之不聰是謂
不謀者也以此觀之天人之應古人言之甚詳雖不可的指為某事之
應而相為近似者有之自 上每念無乃其然乎云爾則此乃敬天之
道也伏見近來之事不知前日者多外人頗有疑焉堊諫有所論 啓
咨之峻截在近侍者有所陳達 教之以越次所謂聽之不聰是謂不
謀者近似矣政院因事請面對而不許因災異請巡訪而不從未知自
內有某事故而不從矣然外人疑之如此事所當 省念矣古書之
言如此而今之災變亦如此政事念慮間無乃有促急偏聽之事乎每
加 省察克去己私則天變自至於消弭矣古人又以為夏月雨雪者
有冤枉之事而然也今之災變慘酷多般思之刑獄之間或不無冤枉而

致之也往在

先王末年

國家多事不得頻為啓覆而以至今日不

可為

方在喪中故不可為啓覆

故亦不得為之至於十餘年被囚者有之捶楚之下

雖或承服豈無冤枉者而近來之事亦豈可謂之悉得其當乎如此事

議于大臣審理冤枉則是亦應天變之道也且近來朝廷之上前日被

罪之人歿者或

贈之以爵或還給告身生者為官而顯揚者有之可

謂至矣但其間或有處身之誤或有處事之失而罷退者不無其人一

時雖或有所失然至於十餘年沉滯古人以為民失志而然歎此人沉

紆鬱抑豈無其冤或無故罷散而為公論所未便而廢棄者有之是則

人皆非之叙用未安然多見古書之事人作大罪不變者外其以下若

朝廷之間專付大任則雖未安而用之於末職如天地度量王政所當

為之事也今者災變慘酷他無所

啓之事而平日懷抱如此故

啓之然不知此言之當否若問于大臣冤獄及沉滯之人察而伸理則

好矣

上曰既謂冤枉之人者雖耶大升曰小臣自念以為無乃有如

此事故

啓之也若指定而言之則不知其獄事冤矣至如罷散沉滯

者則多有之亦不能指言某某矣若問于大臣大臣以為當然則該曹

自當察為且小臣昨日冒忝入來晉州獄事

河宗岳妻失行事也

首尾則不知矣

但聞同僚之言其

啓本已來而時無指定處云外方之事不能詳

知然以不得指的之事而前年刑推今年刑推繫獄者甚多一人則已

矣豈無其中曖昧之人受刑者乎

啓本入

內自上見之則自當

知之因偶然事而為大獄如此事自

上察見則好矣

上曰此啓本

昨昨始入而昨日與今日則因其齋戒不得見之昨昨暫見初面不能詳

知然其初犯似無著見而為實處矣大升曰好事最難知之然人皆知之

而至於一鄉言之終發公論者其事不小而然也事干推閱者非止一

二而不得端緒云世間或有所憎者則出於一人之口而終至於如此

者有之矣更推而不得端緒事至於三四次受刑豈無其中冤枉者

乎此大事也不可請為開釋但古人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如此獄事

不無橫罹自 上省念則可以尊養和氣矣○上御夕講于文政殿奇

大升 啓曰朝日經筵臺諫弘文館官負前日金鎧所言開釋之意

皆是矣願者金鎧 啓於 經席曰趙光祖處事有誤附己者進之異

故三司官等於 經筵力 陳其變亂是非之罪 近來國是已定是非邪正分明自 上若不詳

察則治亂所關金鎧小臣年幼未及知之其人雖持身清謹識見有誤

慶安發言之耳自 上幸有未便之心則不可故敢 啓達矣 上曰

趙光祖事長於閭閻至于志學之年外事無不知之光祖曾聞其賢

矣公論昭然其是非小無所疑矣大升曰今聞 上言不勝感激光祖

事不須更 啓金鎧未及詳察 啓之臺諫侍從所當辨其是非耳然

其人大槩庶謹非不善之人也自古釁端起於小事慮有疑之者故敢

啓○甲子○上御朝講于文政殿講論語衛靈公篇大司憲朴應男獻納

閔德鳳經筵官辛應時鄭琢等各陳晉州儒生獄事應男德鳳則以為

畏憚應時琢以為原其情則非出於私 竒大升 啓曰各以其意 啓之

至當但此事虛言頗多傳者有誤而聞者亦誤不能詳知而或至誤 啓

者有之極為未安昨聞 經席之言以為五十餘人入于獄中云崔通之

此亦誤矣小臣見監司囚徒只囚李希萬矣一州之人共舉之言亦誤

只其一面之人所為也非元隻間事不可治罪云辛應時之言也若誣訴之

罪則雖不可治而毀撤人家之罪獨不可治乎見其推案則其人等當

其未毀撤之前捉致河宗岳之奴而言之曰河宗岳之妻於河家既已

義絕其教令不可服從云而督捧拷音此亦不可為之事也弘文館所

啓之意則以加罪儒生為未安故也小臣迷劣之意以為儒生為其

所當為之事則可也今之所為非儒者之事而乃是無賴人之事也應
男曰今若不治則後日亦將有如此事至為未便李希萬河湟河沈等
三人唱導致使許多人作為非事只罪三人可也大升曰小臣非欲加
罪而如此 啓之但此事是非眩亂不知其實而只以所聞或有誤

啓者至為未安罪與不罪當知其實而處之為可玉堂之 啓亦非有

私意也只以傳聞於外間而 啓之也河麟瑞亦當初著名於發明單

字而辟後乃唱導毀撤推問其由則以為當初不能細知其四寸鄭

憂祥宗岳後妻來乞故署名後日更聞則其事的實故毀撤云同居里

閑安有不知之理而前後之言若是相戾哉言端已盡不可不達曹植

居于晉州而年少人輩以此事言之我植植乃嫉惡之人而且有名字

者也乃言於監司及眾人處故當初捉囚而未待端緒遂放之矣厥後

推官見罷者皆曹植喧闐而然也植乃賢者而必不虛言之人故其事

至於此只長者言之是以一鄉妄人亦相與傳播矣當時皆以曹植為

賢小臣今以此言 啓之至為未安但曹植亦非有私心向如此也自

然可信之人言之故不勝痛憤而然矣洪暹 啓曰今聞大司憲所啓則

遣人來京恐恟朝官及出回文而火其家毀其室等事此皆非儒者之

事也略示罪責亦可但或至死子獄下則極為未安所當裁自 聖心者也大升曰所以欲治其罪者非欲拷訊也且所謂火其家云者亦非以其家而只撤其瓦此則既已承服猶加罪罰有何妨於 聖德乎此事極為可慮也曹植有名之人也且儒生被推故其處七八邑儒生等上疏不監司小棒云曹植與河宗岳前室女子相連李楨之妻與河宗岳後妻相連李楨以為隱微之事不可知也似為救之二人植與平日則

相與為交今因此事曹植以李楨為非年小人輩亦皆以李楨為非云以宗岳妻失行之事至於名類長者有其間隙年少人亦相排訐極為未安京中議論亦與之相判機關甚重自 上何以知之適發言端故敢 啟又 啟曰 王言一出傳布四方 傳教之際言辭或未盡則

機關甚大以人為非而必斟酌為之以人為是而亦必斟酌為之合於情實然後可謂當矣近來張弼武事諫院論 啟上命加張弼武嘉善

非不聽小臣不知弼武或謂之清而不能詳知或謂之暴而不能詳知只聞人言而斟酌知之謂之清者或有過越之 啟謂之暴者亦不知其言之盡是矣頃者 教以通金石貫日月昨者又 教以日月

爭光此兩言 啟之辭也諱至為未安與日月爭光者非聖賢地位則烏敢

爭光此兩言 啟之辭也諱至為未安與日月爭光者非聖賢地位則烏敢

當哉是雖出於一時褒獎清謹之意而王言過當極為未安伏聞弼正之事以無知武夫持身如此貴則貴矣但夷考其行則未有可驚之事雖踰為清而如於陵仲子之清多有一偏可笑之事當此風俗頹靡之際自上欲為激勵之意則至矣但以孟子之言見之則不足取也其人如此而啓之或過自上意其以為不世出之人豈不未安乎為將帥者雖或暴酷而有智略則亦可策勵而用不可棄也若弼武則未知其果有謀略而可用於大將矣一時雖稱其清而視諸古人則豈不遠哉其行實同於仲子之避兄離母往在乙丑為滿浦僉使而去遂遭國恤屢後移授江界府使而見適其時只適者以其有可稱之事故也主上即位後才入國門所當即來謝恩不可直歸其家况會寧府使不次擢用則尤當感激而來聞朝廷以不來為非則亦當即來而稱為遊山出去此人不可責備然君臣之義豈若是乎適將不赴任自有其非故前者邊協亦被其罪以文臣言之則評事羅恰李忠範皆蒙其罪其罪同則其罰亦同何獨於弼武不治其罪乎有可稱之事則固當取之而有如此事則亦當推考治罪然後紀綱立矣弼武則不罪而後日如有厭憚者欲治其罪則罪同罰異不加其罪則無以為懲豈

不傷於 朝廷事體乎極為未安小臣非諫官而如是 啓之未安但
在近密之地心懷未安而不為 啓達亦未安自 上幸未及思之故
敢啓○上御夕講于文政殿進講近思錄自揚中立問曰西銘言體
而不言用止矧愚曰東銘 上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
曰此中庸之理也可謂知見而揚中立則不知以此觀之揚時不如游
酢矣二人孰優竒大升曰前賢學問地位後學不可議論亦不得知也
游酢渙然不逆於心此必有呀覺悟而然揚時有疑而問之斯亦不易
矣游揚皆程門高第而以地位言之則龜山高矣 上曰此二人雖未
及於程朱亦不偶然者也一時有立朝之事乎大升曰小臣不能博覽
不得知之但於伊洛淵源大槩有之游酢為察院矣揚時當徽宗末
年蔡京執國命變生朝夕而時人有張翥者客於蔡京家為其子教
學一日翥言於弟子曰汝等學走乎對曰先生平日教弟子行步皆遵
法度何以謂之學走乎曰爾父破毀天下極矣大亂將起必學走然
後可以免禍弟子大驚乃言於蔡京京雖小人亦知利害故問計張
翥翥曰今無所為但起天下大賢則猶可為也京問誰也翥以龜山對
於是召龜山拜官時年七十矣當時王安石之是非不定至於從祀孔

子龜山為諫議大夫請去安石配享之列一時學安石者反以龜山為
非未幾金伐宋而徽欽北狩龜山亦去朝矣胡安國作龜山墓誌以為
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云後學何以望龜山之涯俟乎大槩雖
未及於程朱而地位亦高矣夫賢人在朝則雖敗亡之極而不無其力
矣蔡京之為人極其女姁邪而能識利害故意其有所為而引以為用一
時詆龜山者以見引於蔡京非之龜山乃大賢之人也非有私心而然
矣何敢密議於其間哉 上曰此人一時行道則可以治國平天下乎
大升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得救一半云可以撥亂而反之正矣若見
用於平時得志為治則其化雖不知同於三代亦豈偶然哉宋朝宰相
例皆不知學問其間有若范仲淹者而纔拜參知政事不久還去李沆
雖曰賢相而亦不知道學若龜山者見用於平日則雖治何難哉辛應
時 啓曰自古稱賢相者唐有房杜姚宋宋有韓范富歐其氣貫事業
誠不偶然而此持救時之相而不知儒者之學矣若學問之人則以義
理為國其治化豈止於救時而已哉但自古儒者必不見用於時君漢
則有如董仲舒而武帝不能用宋則有如程朱諸賢輩出而仁宗孝宗
亦不偶然而欲以義理輔君致治故與之不合自古儒者終

至於宰相地位者無一人矣司馬光乃儒者也而視諸程朱則豈不有
間哉然其設施亦不久矣若以學問之人作相則有補於國家大矣古
今無異所當體念矣大升曰今所 啓至當大抵儒者道理非迂濶而
不見用也但不欲苟合於人故其進難矣且欲以正道補君故若好善
之君則雖似好之然未嘗屈意而從君故不得見用且一時之人不能
盡善而或有忌憚故亦不見容於世也上則人主不好下與時人相戾
於是懷抱道德而退去為人主者若知其賢而任之專則賢者之道豈
可不用於後世乎惟在人君用之以誠而已如古人者雖不代代有之
然一時之人亦愛惜用之則時世自至於治平而其道亦行矣儒者不能
得志之病所當知之矣應時曰不得其志者以其不欲苟合故也其言
不行則自以為言不行而不可食祿故易退而難進矣大槩人君欲用
賢者則必得辨邪正然後賢者樂為之用若並進混用則多有碍礙
故自古賢者皆不得以為用矣人君洞知此弊可也大升曰人君雖欲用
之而或勢不得已不用者有之昔宋之孝宗欲用朱子乃拜知南康軍
事朱子辭不就及為浙東提刑朱子亦欲有為而務盡其職知台州唐
仲友有贓污之狀奏劄劾之其時王淮為相乃仲友之姻親也匿不以

聞朱子論之益力封章六上其時仲友已除江西提刑而未行維不得已奮仲友江西提刑以授朱子朱子辭不拜厥後為兵部郎中而侍郎材果與朱子論西銘太極圖而意不合上疏論之當時上意方嚮朱子宰相忌之遂為兩寵之策孝宗非不欲用朱子而讒邪間之終致如此後世人主欲用賢者則恐有此弊所當深察也鄭琢曰此孝宗之所以不廷慶也大升曰朱子作孝宗挽辭曰似有盜梅契還嗟貝錦傷云云矣應時曰君臣契合自古為難宋仁宗誠不偶然之君而亦不能常用韓范富歐而呂夷簡為相之日居多矣大升曰不正之人攀援迎合不欲退去君子如有不合奉身輒退故小人常見用而君子常不得為用矣以近日之事言之 中廟待趙先祖至誠而終未免讒邪之間君臣之間不得保全安有如此事乎所當 體念矣應時曰自古朝廷往往不和者必因議論不同而然也或君臣不得契合朝廷不能同寅協恭皆由於此昔范鎮有言曰集羣議為耳目任老成為腹心若能集羣議而君相協心用之則豈不好哉君子不必合故其議不必同所以折中用之者只在於君相而已所當 留念矣大升曰夫人才智雖或可稱而平心為難或因論議相激而疾之終至乖隔則未嘗不有其害矣蓋

是非不能無也如欲調和而使之兩存則是無異於欲和冰炭也豈不
難哉人主必須辨別是非然後可以為治若使混而不分則終有大害
矣俱收並蓄既已甚難而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則尤為誤矣必盡居敬
窮理之功而心德既明然後乃能辨別矣夫朝廷治亂賢邪消長之理
一日之間所以分也最當惕念矣講訖大升進 啓曰朝廷議論各以
所見為之故不無異同能就異同之中而分辨用之則好矣若議論不
正有害於義理則不可不辨也頃者 文昭殿事 朝廷自正月多般
議之而不得其當夫廷臣非不知 祖宗朝故事而不敢舉論者以其
有未盡處故也及其 殿制不得增修於是苟且之論乃起大臣之議
以為 仁廟仍在延恩殿無妨云遂據 成廟初年 文宗帝遷儀軌
而言之雖出於無情實害於義理人情憤鬱旋即 命改其議而今既
有定如是每達似為未安但其間多有謬誤之言不可不陳敢 啓大
臣所請 世宗母過五室之教乃指四親云者亦是矣然 世宗創立
本意才言其變而言其常也其曰二昭二穆及 太祖後世奉祀母過
五室及後世子孫各立其廟不勝其繁云者皆言其常而已後世難處
之變則在當時不必計慮矣假使慮之只道其常何必言其變哉厥後

文宗 世宗兄弟而立所當變而通之以為後世之法而當時人非徒不知事體亦有異意故遽遷 文宗其有害於義理極矣其時宰相得罪於後世不亦大乎今乃援引彼議而言之至極未安此羣臣之所以爭也 教以朝野抗論領相亦上劄故從之云領相劄子其言多謬所謂約取四親及 仁廟經遷云者皆極未安夫繼統之君既祔於廟則安有經遷之理乎不知如何而如是 啓之矣然此必未及思之也小臣之 啓非詆毀大臣也以其是非不可不達故也 文宗適遷事主上必不詳知此臣子不忍言之事也然自 上所當知之 文宗昇遐魯山繼立 世祖有靖難功為首相輔幼主以周公自處魯山賜世祖功臣教書曰予以成王之待周公者待叔父叔父亦以周公之輔成王者補予云蓋魯山以周公望 世祖而世祖亦以周公自任不意天命人心歸於 世祖乙亥年魯山禪位於 世祖而為上王矣 上曰古事不能詳知但見武定寶鑑則 世祖受禪及皇甫仁金宗瑞成三問朴彭年被罪之事昭載矣大升曰大槩載於寶鑑中矣然自有所聞且有一時人所記矣 上曰自上不能詳知一度悉陳為可大升曰丙子年成三問之事發覺其意欲復上王而 世祖意其作亂及其事

殺之後以上王為預知其事遷上王於寧越矣 上曰常時則在於關
內耶大升曰在於景福宮云遷在寧越而其時鄭麟趾為領議政率百
官請為處置 世祖拘於物情而許之乃遣禁府都事賜藥于寧越
其公事今在禁府矣當時寧越人有記其事而藏之金就文為觀察使
時亦見之云成三問之亂上王預謀變開 宗社口不可言以此成罪
目云夫請為處置者亦前史所無之事而敢為之麟趾一時雖稱名相
而至今人皆以為不祥矣今欲援用其議此公論之所以激也應時進
啓曰此事不可援用於後故往在丁未李芑以 仁宗為未成之君此
實有逆心於 仁宗者也而當 仁廟附廟之時猶不忍引以為證如
可以引用則必使 仁廟永不入文昭殿事定議於其時矣 明宗聖
明故 教以後日當附而李芑尹元衡亦不得防之矣大升曰李芑尹
元衡之所為則不能詳知矣但 成廟初年文昭殿室數未滿而乃敢
遷出 文宗其時 成廟引見群臣而問之羣臣飾辭以對昭載於政
院日記孰不知之乎其事如此而敢引以上瀆 天聽極為未安 祖
宗朝事善者則固當萬世不改若未盡之事則改之無傷 太祖殺鄭
夢周 太宗褒 贈 太祖盡殺前朝王氏而文 宗立崇義殿 世

祖出棄昭陵而中宗復立言未訖而上曰所謂出棄者出棄何物耶

大升曰此臣子不忍啓達之言也其梓宮似若出棄然矣當時之人

潛為奉安而厥後復立前日未盡之事在祖宗朝亦皆改之矣既復

昭陵又賜祭于魯山其時申鑄為祭官矣如此之意自上何以知

之乎不復舉諸言然後臣子之心安矣至於恭靖之事亦不可援例

於今日也恭靖大王自為處置凡事皆降殺云大槩載於武定寶鑑

自上必知之矣太宗佐命之時太祖驚駭遂歸咸鏡道國中無

主恭靖大王權宜為君旋即傳位於太宗此事臣子亦不可言也

昔東晉明帝乃聰明之主也問先祖之事於王導導歷陳之明帝驚愕

以面掩床云祖宗之事後世何以知之乎應時曰自古祖宗朝豈無其

變乎中廟復昭陵是誠有光於祖宗者也大明正統之間亦退

釋建文之臣矣大升曰仁宗乃太宗之子而建文之臣亦皆開釋

矣又啓曰仁廟同附文昭殿者此人心天理至極之事也是以不

謀而同矣昔在宋朝將出僖祖朱子致簡於趙汝愚曰令人痛心疾首

不如無生云頃逢此事指仁廟不附實有不如無生之心矣旋即

命改可謂復於無過矣然經遷之言極為有害於義理自上所當同

知矣應時曰 教以人心如此故不得已從之云慮或自 上意其祖

宗朝古事可以遵行故館中上劄矣大升曰其時悶鬱之至若入侍

經席則必不知言之狂妄而 啓之矣今則事既有定而為日亦以故言

之至此然若是 啓達亦多狂妄但咫尺 天顏不陳懷抱未安故敢

啓此間是非 聖念所當洞然知之可也大臣亦非有他意而然也但

論議相激不無憂慮自今以後 朝廷和平則豈不好哉○乙丑○以

崔應龍為羅州牧使○庚午○獻納閔德鳳正言黃廷式持平安容等

啓曰龍宮縣監李棕續案元案無置慶事風聞誤 啓請竄職 上曰

近日為臺諫者每以浮言論啓予嘗以為未便後則詳審可也○辛未

○以柳濤為副修撰○壬申○玉堂上劄諫 上折諫官所 啓不實

之事 答曰似是而未盡善知一而未知二焉夫言官也以浮言不實

之事創造陳論然後乃可謂盡其職任乎乃可謂盡其忠直乎彼李棕

之事頃見啓辭予以為貪縱至此用心無狀當痛治其罪以勵其餘非

徒快從即命拿推絲歸於無實予甚怪之不獨此也又有深意今見劄

子及以為是其可乎

六月○丙子○以宋賀為承旨中點為正言○臺諫 啓請許世麟金

禹瑞擅開邊釁並拿推○吏曹判書洪曇請加擇師儒上皆從之○

禮曹以初八日祈雨 上從之○太白見○上御朝講于文政殿進講

論語季氏篇大升 啓曰頃日諫院以 啓辭之誤至於適差五月獻

鳳正言黃廷式等論列龍宮監李燦貪汚之狀 上命其事既誤固

富適也君臣之間上失其事則下爭之下失其任則上非之各盡其宜

可謂至矣若於中心以為未便而不言則上下不交意思不通深為未

安矣 傳教之意至當近來玉堂諫院相繼上劄者亦非有他意也上

李棕之事以臺諫之 啓為浮言不 實故三司論執請改而 上不聽一切加之峻切之教似乖若

德含弘之道而一切以臺諫之言謂之不實則甚多妨害即今領相所

啓甚當是日李俊慶入侍極陳臺諫之言 不可不虛懷聽納之意 反覆丁寧人君之德與天地相同法天

含容然後德益弘大如是而是非分明則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大

抵只務含容而不有非之之意則近於無所可否之地察於細務而又

無含容之道則大有根本未盡之病能知此意而不為偏廢則可以盡

善盡善也下人所望欲 聖上主於含弘而或有臣下未盡之事亦必

分明昭釋而言之可也又 啓曰 教以不實亦是矣近來言事之不

實何可謂盡無風聞之誤辨察甚難風聞之法出於唐武后之時武后

臨朝欲箝制天下而始開告密之門宋朝優待言官許以風聞用之於
 暴則僞用之於公則正也惟我 祖宗朝亦以風聞為主謂之風聞者
 猶有風聲而人聞之也下人所當詳審所聞而 啓之也然臺諫所謂
 貪污之人亦不必受賊罪而亦不道罷職而已故 祖宗朝規矩亦如
 是也若以風聞每謂不實則惴懦之人苟且無事不欲論執者不無其
 弊不實之言著則非之而苟有所聞使之盡言可也若曰前日既言不
 實而今亦何以言之云則豈不未安臣近見風聞之誤者亦有之矣昔
 州獄事亦豈曰非不實乎其言傳播已久監司聞之囚禁既釋之後物
 議憤鬱故論 啓而及其覈實則又無形迹自 上必以為將此虛事
 而論啓也李棕之事今又如此此甚未安自 上當知此意斟酌可也
 風聞不可謂盡是亦不可謂盡非自 上平心察理事物之來應之以
 大公至正則是是非非各得其宜矣若一偏指向則不無後弊故 啓
 之○丁丑○未時太白與日月並行○戊寅○以慶尚兵使蘇淪為北
 兵使李善源為慶尚兵使○太白經天○己卯○司諫院 啓曰慶尚
 兵使李善源性本貪虐邪諂請罷 上不允○未時太白經天○庚辰
 ○備忘記曰自頃以來太白晝見乃於今日以至經天此實非常之變

而經天尤變之大者也不勝驚懼之至○臺諫請蘇滄李善源罷職

上從之○辛巳○朝講特進官金鎧以知事入侍又發不正之論臺諫

合司 啓請削奪官爵門外黜送弘文館亦上劄論之政院 啓曰金

鎧前日既 啓極為疑怪今又見 啓辭極為包藏禍心陷君亡國之

言也前日臣等之意以謂老妄之言莫若鎮而靜之矣臣等之 啓未

免有茲邪之罪至為惶恐待罪 上答曰老臣豈有他意靜而鎮之朝

廷和平莫此為善也勿待罪○政院全數 啓曰金鎧所 啓存亡關

係之事筆札不得 啓請臣等全數面對 上從之遂引見承旨等極

陳之○朝講時金鎧 啓曰小臣性本庸拙妄事亦多頃冒大憲而其

前聞之則有雜議不尊三公而歷詆之三公未安至於領袖則尤為非矣

及為大憲似若不知而行則不當時未顯發之事舉而論之則亦不當故

從而 啓之使卒少雜議者自知而謹慎則時事可至於好矣且已卯年

之事則小臣以謂趙先祖學問用心誠不偶然但信人太過雖待能言

者亦以為善入遂皆引進終致生事其時小臣年十六不知是非厥後

見其 傳旨則附已者進之異已者斥之云云其時必不和平故 傳

旨之辭如此以是 啓之而安自裕以為此小人治君子之言也云其

言亦好此小人治君子之言而人心不能和平故亦有此言己卯之人亦多豈皆盡善乎善人之中豈無或誤思而有失之者乎後世不忘己卯人者只以其大綱是也但年少人輩如有不善者則非之太過豈有一人以其身為不善而自服者哉由此而致人心之不和矣臺諫論大臣之失則可也如私議於家則人心不無擾亂此不可為之事也是以小臣 啓之豈有雜心哉小臣得罪議論必不保全自當退去今入 經席非有他意而如是 啓之亦非以為有益於吾身而如是 啓之只欲自 上知之 朝廷知之而已同為王臣有兄弟之義各有相愛可也若至於交相疑畏則夫豈好哉幸聞議論之多欲其防微而 啓之安有害人之心哉臣雖無狀自少無忤害之心每以相愛為好矣且己卯年趙光祖則雖純善之人而但年少輩多有誤事光祖反為憂慮云李滉所撰趙光祖行狀中詳載其事觀此則可知矣但趙光祖欲為國事而死諳非命此至今人心之所以哀痛而不忘者也小臣若至推考鞫問則公緘 俸音或不無虛言故今欲盡達於 上前而退去矣○ 竒大升以院意 啓曰朝講金鎧所 啓關於存亡臣等有 啓達之事而以筆札言語不可盡陳請面對 傳曰可入○ 上御文政殿左承

旨奇大升右承旨沈義謙左副承旨金就文右副承旨李湛同副承旨
宋賀注書尹承吉翰林鄭以周李山甫入對奇大升進 啓曰今日朝

講金鎧呀 啓之言極為包藏皆古小人惑君之言也臣等在近密之

地不可不達故請為面對矣金鎧前於經席泛引已為之事而言之非
徒無端是非亦顛倒人皆疑恠但以為老妄之人不思妄發而置之及

見今日 啓辭其言極為有意謂年少人歷詆三公云者此實無形

之言而創造發說欲陷士林安有如此事乎自古小人之治君子或以
為謗訕朝政或以為凌侮大臣人主不能詳知由此而禍起者多矣方

今聖明在上大臣亦皆可稱者也然其間豈無可否是非之事乎自

上有未盡之事諫官猶且力爭况大臣乎外間私議則不可使之無也此

非以大臣為毀也蓋是非之事自有之故也由此媒孽以為歷詆卿相

云爾則是將欲一網打盡之計也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不無其間呀

以然矣極為未安自 上何以知之乎 朝廷之上是則以為是非則

以為非可也而鎧欲使人不言人過是如李林甫戒朝士比仗馬之言

也鎧欲使人不得私議是即秦二世時趙高箝人口而不敢言之意也

孔子以准其言而莫予違為一言喪邦此則似乎泛然若金鎧之言則

終必至於喪邦矣今日臺諫侍從大槩 啓達自 上以為年老之人

似有愛惜之意極為未安沈義謙金就文宋賀等各進前力陳金鎧變

亂是非嫁禍士林之狀大升 啓曰今所 啓大槩已盡矣鎧之人物

輕淺本無識見之言亦是矣但己卯是非兒童走卒亦皆知之鎧在六

卿之列不可謂專不知是非也伏見今日 啓辭非持為己卯而發也

近來年少人欲其明辨是非故以此非之謀為構陷而不能直言乃舉

己卯之事陰討 上意安有如此包藏之事乎常時以其人為輕淺而

謂之無心矣至於今日之 啓情狀著顯矣夫小人一時有所作為而

其情狀終至於敗露鎧之情狀亦露於今日之言矣己卯是非今既有

定而敢以趙光祖為非罪南袞為未便而陳達於經席之上熒惑 上

聽人皆驚駭小臣為諫長時公論憤鬱咸欲舉劾而小臣之意以為妄

人無情之 啓論之不當靜以鎮之則好矣云云未幾輒授本職而其

是非則臺諫侍從既已陳 啓故敢以因無情之事深治未安之意

啓達矣到今見之小臣妄 啓罪當萬死鎧之所謂使人不得私議之

言自 上所當洞照是誠不祥之言也伏見古書周厲王立監謗

之法謗者輒殺之時人言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潰傷人必

云云厲王不聽國人叛之王流于彘而死秦始皇罪誹謗誅偶語蓋三代以前三代以後未有若此不祥之事也秦亦由是而亡矣東漢之末黨禍起而諸賢皆死其時昏亂公論在於草野而一舉盡陷東漢亦因而亡矣唐冢之末未聞有清議之盛而朱全忠目為清流殺於白馬驛投諸黃河唐亦亡矣自古如此者非止一二而謂使人不得私議之言聖明之下不可出諸口也而鎧之所 啓如此其情雖不如已甚之小人而其罪則前古姦邪之惡咸叢厥身矣如此之言雖或有之為臣子者則所當盡誠竭力開悟 天聽而無端上達以亂人心極為未安所謂防微杜漸者此亦姦邪之言也防微者有其機關之事而防之於未然之謂也年少人以大臣為非云者幸有飛語而此實無形之言也所當靜以鎮之而又假此說欲陷士林極為非矣自古是非不可無也世俗或以為包容可也或以為靜以鎮之可也此皆不然夫是非邪正不能相容如陰陽晝夜之相反彼勝則此衰此勝則彼衰矣自 上不得已定其是非可也水火冰炭同器而在則終有其害矣一二人之過言之猶不可況欲陷舉世之人乎 上曰今聞 啓辭非徒以金鎧為非也將欲動搖 朝廷極為過越而亦可畏也已卯之事是非已定而金鎧今

乃言之極為非矣然此豈有意而言乎且雖有誤事而國之是非自有
臺諫與大臣自上與大臣論議處之可也大升起而更伏曰極為惶恐
沈義謙起而更伏曰伏承上教不勝惶恐金鎧乃動搖朝廷也臣等
何敢動搖朝廷乎上曰金鎧之如寸陰點日何損於明但非徒以金鎧
為非而亦以銓曹為非至極未安大升起而更伏曰極為惶恐因啟曰
今也教以自有臺諫大臣云可謂至矣但事有曲折心苟親達而請
對今若不盡素懷則死有餘罪凡是非邪正之事莫不畢陳其曲折然後
自上聽察而辨別則好矣且言端既發故敢啟小臣性本虛妄不
識事理長於鄉曲粗習文字濫得虛名蒙恩通顯極為惶恐今者以
當於小臣之言啟之尤為惶恐然既當於此不可不啟聖上即
祚事皆清明前日為物議呀棄者皆不見容於時或如小臣者連為臺
諫侍從即位以來屢侍經筵若有懷抱則雖重大之事亦莫不陳
達或至施行為人指目多矣所謂年少輩云者亦小臣之身必當之言
也臣若避嫌則金鎧之事不可得以言也然上恩罔極雖當死之言
固宜悉陳豈可避嫌而不言乎頃者文昭殿事議論已發而不能即
定其間是非甚多與大臣爭辨至於五六朔之以姦邪之人乘此機會

捏成虛言以為年少人以大臣為未便云蓋事之是非雖小小必言之然後可以定之若皆含默則胡能有定乎其間不得志者胥動浮言徃大臣之家則以謂其人今將駁汝云而激怒大臣及出外間又以謂大臣之言如此云而動搖人心金鎧之言亦非無心故入對而欲其盡達矣小臣狂踈之事亦多徃在癸亥為翰林而違授司正出仕未久與人結怨之事亦似無之而乃被重罪以為假托為善謗訕朝政而削奪官爵門外黜送纔過數三日輒蒙復職 聖恩罔極而近來 恩數尤多不能退去所謂年少輩之言小臣亦入其中云惶恐無已夫是非邪正自然有之若詢于大臣詢于臺諫則 聖明之下何有隱遁之事乎且左右之人大槩知之傳聞則有訴於政丞家者以謂小臣言領相則當罷職左相則當打腮云安有如此駭愕之事乎義謙曰小臣亦聞之矣徃權轍家則轍言或以謂竒大升與權轍昏夜相從謀陷領相云吾與領相志同氣合豈有如此事乎且宰相來言竒大升以為領相則當罷職左相則當打腮云此明非大升之言也雖丘史亦不可打腮况吾在大臣之列大升安能打吾云云且轍語其彼言於領相領相以謂我等在則其何以如是乎云云此必姦人欲陷士林而造言也雖常人何可打

聽乎大升曰大臣與年少人有間之言不知出於何處此必流言也若聽者公平其心則當曰豈有如此言乎使之鎮定可也而鎧之所放爲防微云其意有在此亦傳聞而金鎧將陷五六人矣 上曰五六者誰耶義謙曰李鐸朴淳奇大升尹斗壽尹根壽鄭澈云此言似誣然其所言則若是矣 上曰左承旨聞諸何處耶大升對曰今者沈義謙呀 啓則指其名矣然或云李後自或云尹斗壽流傳之言不能詳知但金鎧之子言於人曰父聞彼奇每常憂慮欲為鎮定云而其名則不言某某此言漏洩人皆知之似若不聞而置之可也但虛言之出自上當知故敢 啓 上曰聞之於何處耶大升曰小臣非因沈義謙之言而知之也朋輩間傳傳聞之而其人亦傳聞不可以謂某人之言也若尋其言根則小臣之罪亦大矣如或不實則臣當服其罪矣 上曰非欲尋其言根而問之也但左承旨非靈而自知必有聞處矣大升曰小臣當於此不可不 啓 鄭惟一大樞聞之鄭澈亦聞而言之沈義謙亦聞而言之矣義謙曰小臣不避鈇鉞何不盡達乎小臣則聞之於可信宰相若 命言之則當陳達矣 上曰何人言之耶義謙曰臣見大提學朴淳則以為聞諸李鐸而言之矣因語臣曰金鎧將欲陷害吾及

李鐸尹根壽兄弟李後白奇大升云云而擾亂言之似乎不關云叅知
朴謹元亦聞此言而語臣曰如此之言有之可笑云且李鐸則聞於實
處云矣李湛亦聞此言大升曰李鐸朴淳不無時望故燕人忌嫉小臣
無狀而濫得虛名為外間題目極為惶恐 上曰金鎧之呀欲陷害宰
相非止一二云此則不然鎧以匹夫安得以陷其多人乎大升曰金鎧
之所 啓極為荒唐而又有如彼之言觀其今日呀 啓呀謂年少人
歷試三公云者不無其意矣義謙曰彼言若虛誣則金鎧之 啓亦徒
言而已不然則必與數三人締結將欲告變如鄭順朋南袞之為矣金
就文曰姦邪在朝則自不得和平矣 上曰金鎧數三締結云呀謂締
結者何人耶大升曰其將呀為之事則不之知矣但觀其言則似有締
結者矣今以形狀未著之言而非欲加罪也但其言極非自 上呀當
知之人臣邪正是非何盡識乎臣等呀 啓之言與他人呀 啓之言
然酌決斷則自當知其某也是某也非矣臣等非敢自以為是也若聞
大臣臺諫之言則可知矣但是非邪正自古不得並容故今欲盡達曲抑
矣夫小人之害善類或以為謗訕或以為朋黨千古一轍自 上觀其
前史昭然可知不幸今日有之安有如此事乎金鎧本無知識 明宗

於末年有心熱常患疾恙乙丑年 文定王后昇退後方在喪中尤為不寧臣子悶迫之情則誠不偶然矣但金鑑其時上 疏言調病之道而又以為委政冢宰云尹元衡時為領相鑑非不知元衡之為人而請為委政冢宰當時之人莫不痛憤矣 上曰若以為非則金鑑之言既已著顯當以此為非可也但數三人締結及以銓曹為非之言則時無顯發之事而言之若是似乎易言矣金鑑事當與大臣議處矣大升曰教以與大臣議處且當以顯者為非云此天地度量不勝感激又教以數三人締結之言似乎易發云此亦至矣但以銓曹為非者是實公言也銓曹操一國用人之柄所當其難其慎博採群議而用之可也若自用已意則不亦非乎今者銓曹豈無顯著之失哉大臣不許公論不許而不意以鑑為大司憲擾亂 朝廷基禍士林不可不以銓曹為罪也如此之事自 上當知其非可矣又 啓曰政院非諫官非大臣而只掌出納王言故謂之喉舌之任蓋喉舌乃一身之最關者也大臣臺諫之不得言者亦言之古人稱為內相矣隨事規正有懷輒達故 經筵春秋亦皆垂帶今則不能盡其職任世俗謂之吏隱矣然臣等遭逢聖明之時忝冒是職徒為貪戀官爵而不達素懷則平日以儒者

為志而今焉用之乎是以欲盡達於面堊矣自 上幸以為此臺諫大

臣之所為政院何以如是乎云爾則豈不未安乎臣等遠去他人來此

而如有所當言之事則必皆言之可也近臣不言則踈遠之臣安得以

言乎近臣必得盡言然後如人之一身血脉流通凡事可得為也或有

機關重大之事而政院不言他日自 上覺悟而以為近密之臣何以

不言乎云爾則死有餘罪矣如是 啓之外則結怨於人既多而上則

觸犯 天威亦多惶恐固極而但不言則非徒一身有罪亦至於汚辱

朝廷故敢 啓小臣有悶迫之情曾欲上達而以一己之私煩瀆

天聽極為惶恐故不敢矣小臣別無知識氣稟之病亦多而妄事有之

不幸粗習文字濫得虛名頃日李滉退去時自 上引見詢訪知文之

人李滉遂舉小臣之名而 啓達不勝惶恐李滉歸時出宿漢江小臣

往見言之曰竊聞 啓達之言至為悶迫何以煩瀆 天聽乎滉曰吾

常在外而逮來京師亦不往還未嘗有所知者矣汝則前日相通簡書

而論學我之所知者惟汝而已非以汝為勝於人也但 主上下問不

可不達故 啓之古人亦舉爾所知汝何嫌乎云云聞此言小臣之心

稍降矣厥後指目甚多以謂李滉薦其人云舉顏而行亦難自 上又

以小臣幸意其知文則此乃欺之也惶恐固極欲其呈病以避毀謗而親舊相愛之人亦曰汝得虛名厥終何以為之乎警戒者多有之而連續近侍不得退去不幸又逢此事小臣之名亦密其中小臣若能謹慎乎身則豈至於此乎尤為惶恐不知何以為之欲盡達其悶迫之情於榻前矣小臣狂踈不識世事如此清朝為人指目豈不悶迫乎○壬午○兩司合 啓論金鎧於 經席上敢戮邪議謀陷士林之罪 上

不允○壬辰○上御夕講于文政殿進講近思錄第二卷竒大升進

啓曰頃日張弼武引見時

傳教內張飛一聲走萬軍之語未見正史

聞在三國志衍義云此書出來未久小臣未見之而或因朋輩間聞之則甚多妄誕如天文地理之書則或有前隱而後著史記則初失其傳後難臆度而敷衍增益極其恠詭臣後見其冊定是無賴者裒集雜言如成古談非但雜駁無益甚害義理自 上偶爾一見甚為未安就其

中而言之如董承衣帶中詔及赤壁之戰勝處各以恠詭之事衍成無稽之言自 上幸恐不知其冊根本故敢 啓非但此書如楚漢衍義

等書如此類不一無非害理之甚者也詩文詞華尚且不關况剪剪燈新話大平廣記等書皆足以誤人心志者乎自 上知其誣而戒之則

可以切實於學問之功也又

啓曰正史則治亂存亡俱載不可不見

也然若徒觀文字而不觀事迹則亦有害也經書則深奧難解史記則
事迹不明人之厭經而喜史舉世皆然故自古儒士雜博則易精微則難
矣剪燈新話鄙褻可愕之甚者校書館私給材料至於刻板有識之人
莫不痛心或欲去其板本而因循至今閭巷之間爭相印見其間男女
會媿神恠不經之說亦多有之矣三國志紆義則恠誕如是而至於印
出其時之人豈不無識觀其文字亦皆常談只見怪僻而已古人曰一
道德又曰一大統董子亦謂諸不在六經之科者請皆絕之云王者導
民當禁不正之書此其為害與小人無異也古之人君間有嗜詞華而崇
艷麗故英明之主天分甚高則後世或有流傳之什而如隋煬帝陳後
主者偏著留意終致亡國入主之專意詞華言之亦可愧也詩家中或
有古人吟咏性情之文而亦有浮誇雜亂之言自 上亦可知之也吾
儒學問中程朱之論甚是而近來自中原流布之書不一薛文清讀書
錄亦其一也今方印出議論亦不能無疵學者以為考覈之資可也
近來學者以程朱之書為尋常而喜見新出之書此亦多害自 上亦
可知之也尹根壽 啓曰讀書錄乃薛文清所著其人於天順年間入

閩出處甚正真從事學問之人也其於議論間不知何如而其書則不為偶然也然程朱之外有何益明之論哉四書章圖文清以為破碎尤令學者生疑而所論太極亦以氣為先故文清亦以為老氏之說四書章圖今雖印出而此意當可知也近來印出者又有皇明通紀凡作史者必見一國終始而成之乃為正史而此則因一時聞見而為之取舍議論焉得正乎見其議論亦多不正之處我 國至誠事大視如一家若在家潛見則可也當代史記至於頒布百官極為未安大升曰程復心四書章圖有唐板一卷與今所謂四書章圖有異必因此而增益也心統性情圖程復心所作也李滉倣此為之而中圖下圖則有未安處故改之西銘心學圖亦復心所作滉專依此而為之也李滉得其冊欲啓達印布而其論太極處根本大誤恐誤學者竟不果也自 上先知此意則後日必有斟酌矣 皇明通紀多有好語一代之事人無不知至於印頒則似乎未安而以史見之取舍在我則亦非大害也然其是非去就之間或多謬誤之處陳建之為人不可知也而大槩成敗利鈍皆歸之天而禮樂刑政無所用其道至以 太宗之革除與凡勝敗之迹并歸之天此亦不正也

閏六月○乙巳○司憲府 啓曰國家之安危興喪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故自古人君莫不慎重於此不敢小忽蓋衆君子之進未必能成國家之治一小人之進亂亡輒至其機豈不大可畏哉自 先王末年大奸相繼罷黜朝憲清明及 聖上臨御餘孽之未服其辜者廓然逆去羣賢之流落者拔茅彙進朝野寧靜大平之期有日而不意今者給牒叙用之 命濫及於罪關國家之人使奸賊之輩復生覬覦之心人情汎汎莫不駭怪尹仁恕本以諂邪陰回之小人濟之以狡獪其平生用心行事極為無狀適專權姦作為鷹犬流毒搢紳釀禍朝廷使邦國殄瘁其為罪惡極矣前收使鄭惕賦性好貪處心毒害父子兄弟之間多有悖戾之事朋附李樑極其邪媚傷人害物之心遇事輒發元在朝列莫不側足至於屬經臨民之官殘虐剝割無所不至人臣負罪如此只被削奪之罪已為寬典而今蒙 恩命則不但黨奸肆毒之罪將無所懲而竊恐他日構禍士林貽亂邦家者未必不自今日始也前都正沈鐺本以凶慝悖妄之人多行不義惟意所欲登第之初已有詐濫之術庸惡之稱大播於筮仕之後貪婪縱肆略無畏憚至於朝廷政事之間人物彈論之際莫不干與甚至簡通姦兇之輩助其傾陷士林之謀

樂成不測之禍其爲陰慘有不可言至於其父濁亂朝政之惡皆出於
此人之縱史輿情之憤久而益深前虞侯李贇本以無賴悖戾之人居
家行事有同狗彘奪人軍功濫乘頂玉至於遷陵時以差使負進於
陵所偃然寢處御床略無忌憚其僭妄無狀極矣不持此也風附李
樛諂媚奴事雖在宰相之人陵轍無所不至其他罪惡難以枚舉如此
之人若蒙恩命則不但無以懲惡奸黨窺望之路恐或因此漸開以
階後日患亂之禍也前同知沈銓稟性陰邪加以貪毒夤緣乘勢濫躐二
品國恩罔極而無意圖報只肆其惡人有第宅百計抑占民有良田公然
恣奪多占膏饒之地聚爲農庄招納良賤萃爲淵藪前爲全州府尹
時盡傾官儲買人奴婢不知其數竭用民力廣築官堰因自取之多肆官
婢爰案率來甚至扞捕盜賊屠戮一村之民沒其田土掠爲己物其蠹國
病民縱恣無忌之狀蕪發於前日被罪之時如此之人雖置重典固不
足惜削奪之罪亦爲輕典豈可遽爲給牒使姦貪之人無所懲惡哉尹
仁恕鄭惕沈鐻李贇沈銓並還收給牒收用之命諫院並啓趙光彥
上并不允○丙午○臺諫啓曰頃在先王朝國運不幸權姦繼起
竊弄國柄專擅威福檢邪之徒風附影從作爲羽翼張皇氣焰肆行宵

臆脅朝廷之命箝士林之口使人主孤立國執日蹙危亡之禍追在朝
夕幸賴先王洞燭於末年明示好惡屏斥殆盡逮至聖明臨御如

日中天餘孽盡去羣賢拔茅或至于今陰慝日消陽明漸長朝野拭目
想望太平國家之有今日豈不幸哉不意今者給牒叙用之命亦及

於罪聞國家之人使女奴賤之輩復生覬覦之心人情駭懼中外洶洶有
甚於前日定厥罪之時決不可遲回失人心而招禍亂也請尹仁恕鄭惕

沈鐸沈銓李熾並還收給牒叙用之命 荅曰沈銓沈鐸並如 啓

尹仁恕等不允○丁未○兩司更 啓尹仁恕鄭惕李熾還收給牒之
命 上從之○以閱起文為右副承旨李元祿為永興府使洪淵為尚

州牧使邊協為安邊府使沈守慶為咸鏡監司申湛為掌令○戊申○
上御晝講于文政殿講論陽貨篇 上曰頃日以為尹元衡時無一直

言之人我國之人本不如中朝六月初七日沈義謙啓於經席曰我國
之人疲弱中朝有嚴嵩者方得志肆惡之

時鄒應龍目見殺戮諫臣而直言不避先任朝則二十年間無一人
言者鄭瑒曰此言是矣尹根壽曰我國處于偏方賦性不厚中原之人
則每當表亂之世多有可獨之士輩嵩專權給事中楊繼盛論嵩罪而
見殺王崇武被竄其終有鄰應龍者劾奏逐之方尹元衡之執國其時
臣子無人言其罪者其貪生畏死極矣云云 此言予更思之非但其議不正後弊

無窮矣奇大升 啓曰所 啓曲折之意不可知而其言之激則有之

矣天之稟賦固無豐嗇謂我國必不如中朝似乎有弊而茫然公言則亦不可不謂之偏也所謂元衡時不言云云者憤激而言之也中原則方嚴嵩得志之日直言被罪者相繼而不避我國則權姦當國之時不但草野之士含嘿不言 朝廷之上蒙遇 國恩者或不知其姦與或為鷹犬爪牙者不須說也一時稍稱善人者亦不能言身且不退苟持富貴可謂非矣近來風俗頓誤 祖宗朝則激濁揚清故年少人亦多進當之事 成廟培養士氣故經廢朝戊午甲子之禍士林之斬伐極矣而 中廟及正之後十餘年間勉為國事士氣綿綿厥後元衡當國人心大誤今則 聖明在上有懷畢陳矣但自二十餘年來朋輩閭巷之間罕見直氣之士雖見事之非者亦不言之人或議之則又謂之騷擾凡事皆欲不為故悶時習之誤而激言之也又 啓曰自上當知時習之誤而培養剛大直方之氣也漢末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兇虐之餘荀淑言遜故其子孫反為曹氏之臣中庸之道惟聖人為之其下則當務氣節牢落不畏強禦也平居正色正言然後臨難可以伏節死義小臣常言于朋輩間曰儕輩中不能直言正色則又何望到 君前而能言之乎時世之習既誤伏節死義之臣豈能多得乎 上曰 祖宗朝

事則不知而前朝衰亂危亡之際不無甚於元衡之奸而亦有正直之士則以此可知人性之不措大升曰以前朝之事 傳教至為感激小

臣迷劣之意每懷如此方前朝紀綱板蕩之時我 太祖東征北伐大

濟生民天命人歸理當主國而麗氏之臣欲扶持兩意不能終有死節

之人為臺諫者或有不計其身彼罪而死者革命之後或有退去不仕

者或有仕于我 朝而一時氣節不為偶然者至于我 朝名士多被

竄戮而後來之人不為懲創皆思興起近來甚有悶慮之事風俗頓歸

大誤一時兩尚皆以不言為賢幾二十餘年士大夫間不言自守者則

交相推薦多占美官故近來國家大事固無之矣雖小小朋輩間彈駁

之事亦不為之得聞 祖宗朝事雖以素相交厚者彈駁不避故 世宗

朝河演為領相兼吏曹判書崔府為吏曹判書以政事間事非之臺諫至

入 上前論劾曰崔府不足道河演並誤演與崔府方在 上前惶懼屏

息出外顏色舒展云今者若有小駁則必曰有何狹心而如此乎此人必

有異心也風俗之歸誤如此自 上何以知其曲折乎元衡當國一時

為相者亦莫敢言兩司長官皆以門下人為之非但公事間事不能可否

而已稍有意向人皆逢迎成之故妻子許通之事元衡稍有意向而他

人奔走成之稔惡既久 明宗洞知兇邪不無厭苦之意人知 上意
故論啓而罪之 明宗不以為惡則至今豈能去之乎近日之事甚為

不詳

啓之言

指我國人不知中朝之言也

無乃有意乎以此

留念可也

主上

臨御今且三年羣臣之間在外疏遠者則不可知也或以特進官入侍
宰相與臺諫侍從之人自 上何事不知乎大槩時習皆以不言為貴
矣人誰無過過則可論若公言之則聞之者不怒言之者不嫌可也而
言之者嫌聞之者怒雖有過失含嘿不言至於大誤然後責罰隨之故
朝廷不為安靜也九重之上何以知之乎必入侍之臣 啓達然後可
知也自 上必知之然後政化可行也各別 留念訪問治道則可知
時事而臣之賢否亦可辨也宋時富弼賢相也弼之言曰人君無職任
惟以分別君子小人為職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君子必不勝君子不
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扇搆結千歧萬轍必勝而後
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後世人主當戒于
此也君子小人無別則是大不平也君子小人之間當明辨而嚴別然
後治化從茲而出薰臭同處則無薰而有臭苗不去莠則有害於嘉穀
是以為國必扶君子而沮小人然後國事是矣昔者陸贄論上下情義

之不通而言其九弊之不去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術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諂諛者順旨上騁辨必折人以言上術聰明必虐人以詐如是則顧望者自便上厲威必不降情接物上恣愎必不引咎受規如是則畏愼者避辜恥聞過術聰明自古英明之主尤不能免應時曰辛旽擅恣滿朝靡然獨有鄭樞李存吾上疏論之尹元衡之時則人主孤立滿朝羣臣無一人言者 上曰鄭樞李存吾非他國人也我國人亦我國人也不但上疏至於庭辱辛旽不覺下來我 國之人安有不及中原之理乎此議一偏故言之耳大升曰 聖念及此至矣至矣我國之人何有不及於古自 上能以堯舜湯武為可為而臣下亦以聖賢自期克去氣質之偏則世道好矣所 啓之言激言而誤論自 上深知其病誠東方萬世之福也又 啓曰金宗直作吊義帝江中文而身被大罪其文曰莊華豐而夷嗇曷古有而今亡此甚正論也 上曰尹元衡時所以然者此故也大升曰無他事也元衡之事臣不能細知當以所聞見 啓之自少邪毒不容土類出身之後元薦為望之職皆不許之故舍憤入骨

仁廟在東宮而無元孫 明宗在君有 宗社終歸之理元衡多懷此
意而不容公論者又往而結之 仁廟方在東宮有他心者非人臣也
朝廷善類孰懷此意乎尹元衡創造大小尹之說以賢士屬望於 東
宮謂之大尹之類 中廟末年經席之上亦發此論 中廟聞之大怒
命竄尹任而罷元衡 中廟至聖至明可謂善處而其時臣下不達時
宜以為今若無端罪之則恐有後弊外間亦無此事云云 中廟止之
元衡後以都承旨陞拜終判被駁懷憤矣元老邪毒無狀 明宗即位
之初 文定以朝廷和平為 教大臣 啓達放黜元老因成乙巳之
禍尹任惡積死有餘罪若只罪此人則可也李芑林百齡鄭順朋輩至
并柳灌柳仁淑竄逐尋即賜死其後又因告變終以謀叛罪之一時學問
之人如李彥迪權撥安有一毫附任之理乎柳仁淑亦善士云而其
時之人因平昔之憾恨遂致大罪以至於此見制定寶鑑則可知也厥
後少有非議輒搆大罪故叅奉成遇無罪而被戮許忠真以儒生至於
受刑被禍而見放被罪者相繼不絕人孰忘身而敢言於臺諫侍從每
以尹春年尹仁恕陳復昌為之故少有不合於意則致大禍其間雖有
忠臣義士憤嘆于心而 天門九重顧身不言全羅道有安瑞順者上

疏言宋麟壽賢士而被罪冤枉之狀拿來于家訊于大庭受刑而死
辭連者亦被重罪國家之有今日亦云幸矣秦二世時有正先者非議
時事而被罪其後趙高之勢益盛故議者曰秦之亡正先促之也當此
之時雖有一二人之言徒殺而已亦何益哉後因林百齡之謚自謂得
其釁端請訊殿庭明宗又知其奸朴淳朴謹元以議謚官只命
罷黜故氣勢沮抑矣上曰議謚之年何時大升曰辛酉年也淳為應
教謹元為副應教定謚于奉常寺百齡無他可稱之事故以恭昭名之
後聞有議改以忠憲政府改望啓聞時并以恭昭書入自上下問
故欲乘間隙以非議元勳將致大罪也上曰謚彌事自上斟酌之
意以先定恭昭矣若即改以忠憲則自上何事下問乎大升曰常例
奉常寺定謚後政府磨勘轉啓故政府知元衡微意以為可改遂改
忠憲入啓時并以恭昭書入故自上下問云又啓曰元衡以妾
為妻之後明宗一日泛問曰古有以妾為妻之時乎入侍諸臣不
能出一辭云自上已知罪惡而問之臣下畏禍以不能言也上曰
此言今始聞之然則當初亦無爭論者乎大升曰安有爭論者乎辛亥
年元衡為右相文定亦以為年少而元衡又不敢自當辭退不居三

司論 啓少為賢者不可不置此位小臣在王堂時取見其疏果在疏
劉濬錄 上曰其人今亦有之乎大升曰小臣與同僚共見此疏以為

時世難則不可仕宦恐有遺臭萬年儕輩年少者亦笑之 上曰雖或

有見存之人而一二人承順唱言其餘則畏禍而從之士氣當可培養

大升曰至今共傳金安老時許沈若欲駁人必請一會而為之其時副

提學不知某事以為今日有何事云時世誤則事皆如此 上曰金安

老敗時孰主張耶大升曰安老儉邪不容士類己卯年間出為慶州府

尹其後入為吏曹判書為人邪毒南袞亦懼而逐之及其復入欲殺

善良至遷 禧陵而 文定方為國母又有廢立之議其禍逼於人主

中廟不知何以處之之道戚里之人知其意言于臺諫而 啓之 中

廟即命禁府拿出矣應時曰凡罪大奸假手於戚里故戚里之勢自重

上曰此事如古人所謂盜跖在家呼陽虎去之狐狸雖去虎狼入來矣

大升曰梁淵既去安老之後 中廟過於委任將有專擅之事而身死

云其時處置雖不能正大而既罪安老引進己卯之人鄭光弼亦登庸

此則終為善處也安老以其子禧尚公主豈無攀緣之事乎李得為相

引八安老薦為大提學羽翼已成許沈祭無擇乃其腹心也安老見敗

時此人皆在喪中故得以圖去人君防小人當謹于初國事既誤之後亦無如之何矣又 啓曰假手戚里因成後弊乙巳年 文定有密旨故亦因戚里之人指揮遂為中學一會欲傾陷一世其時臺諫年少有氣節之人以為不可遂被大罪柳希春金鸞祥則其時正言白仁傑則其時獻納雖幸不死並謂賊黨而罪之 上曰仁傑亦欲推考元衡而並適兩司竟至繫獄大升曰自 上知無情故其罪止此應時曰在漢時竇武賢於陳蕃同力欲除宦官戚里有賢士則可與共事也大升曰竇武則賢矣故與之同事如其賢則可與為也 上曰不但戚里東漢時欲除去竇憲而與鄭衆謀之此則雖被罪而東漢亦以此亡也大升曰始之不謹終必難圖漢章帝時竇憲至奪公主之田知憲之有罪而不能去故至和帝時如此也天位惟艱當臨深履薄不可小故故君子在朝則小人斯遠但知小人亦難也又 啓曰人之承順甚可畏也昔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 上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沙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之仍以微言婉辭對之太宗悅其言而不以為非自古英明特達之君亦陷於小人術中又 啓曰今時之弊苟安無事欲受祿俸納駟直食苞苴以過一生者

甚多其人近來旅別淑慝善者厚之不善者薄之如此尋常之輩孰肯喜於其心哉善人之心公故欲尊榮吾王安平吾民而尋常之輩只欲保全其身而無意於君民故議論是非之相激自古不能無今時果不知何如而亦恐不能無如此事也頃日邪論之發根於此也朝廷之上如非大奸則前日任使之人不可盡却然其間有用之于腹心者有用之于爪牙者又有用之于外虞者自 上能知此意必先親賢則君子

氣藪堂尋常雜談之人亦不能言矣一時治亂興亡皆係于此頃日准期不敘事三公 啓達而 聖谷至極是矣三公非不知其未安人

情溺於苟安故以人情 啓之也 聖教既下其言如天人皆望絕而

心服若其下人所為則衆怨叢歸矣君子小人之間抑揚之道不可少

忽君子道長則少人道消陸贄之言曰陛下有善志而不能善治故臣每中夜靜思竊嘆深惜向若陛下有位而無志有志而無資則臣固已

從俗淖沉何苦汲汲如是陸贄賢者而其言如此况其下乎自 上

不為主張則下人何所持乎 上若勉為學問以聖賢自任則有志之

士孰不忘身徇國乎應時曰准期之法 傳教至矣大典本意必因窺

避托病而設此法也若欲分辨則似拘人情故一切繩之以法若至公

無私則猶可分辯大典本意必不如此也大升曰此言亦是然此法非
不申明丙寅年為之又於前年為之矣六期之法當初設立時人皆不
便而世宗之心獨與許稠合而成之今者初即樂赴旋即棄來棄來
而亦無罰故人無忌憚雖果真病而必有畫一之法然後可也此法
既立欲棄官上來者畏憚中沮云紀綱若立則事無苟且若先欲分辯
一二人則政歸姑息矣守令若真有病不可在官則監司自當以公論
啓聞而今則百般圖囑必售其計豈未便又啓曰成宗朝有駙
馬洪常叔父為長興府使以病不去臺諫論之竟置於罪矣近者會寧
府使金啓事憲府論啓已久自上不為允俞聖意以為啓雖驟
陞而合當則可遣也其意亦當但臺諫將公論啓達自上當可勉
從也金啓處心欲善朝廷亦不以人物為非只以濫陞論之臺諫竟不
得請而止之則金啓豈不憮然於心乎徐過數三年後命為此任則
合於聽諫之道而得於待下之事矣上曰此則有不然者金啓以不
善論之而止之而往焉則果如是矣此則只以驟陞論之而止之則是
公論許之也以此而往有何慚愧大升曰傳教則至矣但公論既以
驟陞論之物情少有不釋然者則於啓有何光乎士大夫當以廉恥培

養也 上曰朝廷間驟陞者豈無其人乎金啓雖於前年始陞堂上而
出身既久非不可為此任也大升曰 聖教至矣該曹與相臣之意亦
如是故擬望矣然若年高之人則猶可為也金啓年纔四十餘驟陞嘉
善於啓豈不未安乎况公論不行而苟且行公豈不慚愧乎○己酉○
上召對于文政殿講論語陽貨篇自子之武誠止知其必不能改也奇
大升臨文 啓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禮樂失序萬事顛倒古禮古樂
今雖不可復見學其心而尋其聲器則可也又曰十室之邑教以禮樂
則相為揖讓近來二十年前分憂一道者或為謁 聖之禮自乙卯倭
變之後專意於軍器擗奸而不復為興起勸獎之道雖彌為盡心者不
過補葺書院供饋儒生而已教導就善之方絕少未聞矣欲興治化必
有教化然後有觀感之義人性雖曰本善非教則不能成就前朝恭愍
王時李穡聚士教之故多有忠臣義士近來未見興起之士然必 留念
于此毋曰無人而悠久行之以誠則教化漸可興也 上曰前朝李穡
善人耶大升進對曰李穡人論甚多而大槩不為偶然穡少時入中原
擢制科仕于元博學高才以學雖主於文章而其於禮文儒者之學所
見亦多而教誨之事其有功力與憂周非全學於李穡而亦以獎勸興

起而有成高麗將亡流竄在外 太宗即位即命擇之迎見禮遇又使

之仕不屈而死高麗崇佛而此人文章甚高故如守宇之記佛經之序

皆出此人之手故年少之儒以為崇佛而詆毀此人雖非學問中人氣

節甚高實東方學問之源流也尹根壽鄭琢等亦陳檣不虧大節之義

大升曰所 啓盡是不事我 朝意思甚高而立朝之時不能壁立千

仞不無浮沉之病故前朝史記以比少之不知其論果出於公而尚論

則可知其長短尹根壽 啓曰伏聞昨日經席 傳教之辭至為惶慙

根壽前日 經席論我國人心本不如中原而昨日 上教以為不正而有弊故根壽有是 啓 小臣之意以為二十

餘年人畏元衡虐焰莫敢一言尋常憤嘆于心故 啓之其言思之則

有弊矣 上曰昨日予所言者以頃日所 啓不無後弊故欲救其失

非所以非之也大升曰一時所 啓之偏自 上留念思憶如此凡事

每加睿念則 聖學益就高明矣我國學問箕子時事無書籍難考

三國時天性雖有粹美而未有學問之功高麗時雖為學問只主詞章

至麗末禹倬鄭夢周後始知性理之學及至我 世宗朝禮樂文物燦

然一新以東方學問相傳之次言之則以夢周為東方理學之祖吉再

學於夢周金叔滋學於再吉金宗直學於淑滋金宏弼學於宗直趙光

祖學於宏弼自有源流也邇來儒士欲為聖賢之學自上能主教化則此其復古之機會也勉力學問之人雖似不多今聞議論長者之知學問視己卯為多云尹根壽曰己卯之後入懷向善蓋出於趙光祖之功也大升曰近來問巷間下賤之輩莫不修舉喪禮或有青年寡婦不之他適皆己卯振作之餘效也但光祖年止三十八而一時仕宦于朝未暇著書俾後故不知學問深淺而其所為之事則人皆欽仰根壽曰小臣傳聞則一日明廟有教曰問巷間當讀小學尹漑為政丞聞此傳教而贊襄尹元衡以為人當為善於心己卯年崇尚小學而辛巳年生亂乙巳年又生亂逆小學亂逆之書尹漑聞之震慄元衡心術此可知也上曰尹元衡作罪我國不可勝言而此言則予固不知今聞此言盡詆先儒真得罪萬世者也大升曰韓仇曹譏朱子以偽學古今無異也觀尹元衡當日所為之事此固常事不足怪也元衡之惡昨日大槩啓之元老元衡乃兄弟而皆邪毒明宗即位之初亟黜元老故元老不得參勳以尤元衡元衡教誘春年上疏竄逐而殺之元老之罪可誅殺之者元衡也以兄弟之至親而猶若是國人之畏怯寧有極哉自古小人熟知元衡之甚者乎上曰頃日儒生上疏以為方威稜震

疊之時云如此故莫敢言也大升曰傳教至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小人如尹元衡者固稀罕矣雖以小小人乘間抵隙亦足以累聖治克已從善親近賢士則時世好矣根壽曰宋麟壽從事學問孝行超卓正色立朝見忤於李芑尹元衡被罪而死此人之賢可與權檢李彥迪並論也大升曰初以浮薄徒之領袖而罷之後因良才驛壁書之變至於賜死自上既已伸雪而深恐此人之賢自上不能洞知士林恐痛之矣又啓曰會盟文至以謀反名之又啓曰麟壽一生欽慕已卯之人癸卯甲辰年間為全羅監司勸勉小學引接後生其時請小學皆麟壽之功也今午雷動此雖時莩聖教以為未安可謂至矣夏月雖曰雷雨之時而雨聲過澇兩南水災極為慘酷春而旱夏而水禾穀之傷民命誰賴此其天地乖戾之氣自上各別省念可也人君一念可以贊成天地造化故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自成謹恐懼而精之約之以至吾心正而天地之心正吾氣順而天地之氣順則雨暘以時天地位矣三代盛時豈鳥獸魚鼈咸若天地之氣和故以致此也唐太宗有水旱而民無恙怨者以其憂勤撫綏也終致斗米三錢之効雖曰儆仁義而亦其魏徵勸行之致也即祚之後當春夏之

交風雨和順皆望大有為之慶至秋風災不絕田卒污萊水田差有所收故僅免餓莩之憂今年則粵自春節雨水不中到夏益甚民生之事極為艱苦各別 省念如或未盡之事務極 修省回天心可也天生

萬民不能自治立之君以主萬民君不能獨治又分憂於守令守令治民不善而民有嗟怨則君必罪之以此推之人君愛民之心不能誠實至於流離失所則天心豈不震怒乎人主在億兆之上無他可畏而上有 皇天之赫臨一念之差每恐上帝之震怒則天心悅豫矣 上曰此

言至當大升曰小臣偶思而 啓達 聖教如此不勝感激 燕間之

中無少間斷則德與聖人同也○辛亥○以朴好元許曄朴素立為奉旨○丁巳○傳曰韓胤明身死後其妻子窮困云至為矜惻特賜米太并四十石事言于該曹○戊午○王大妃殿尊號以懿聖為定又議

明宗配享尹仁鏡安珖尚震皆無分尹漑沈連源李彥迪俱以十一分入參 廟庭配享○慈殿傳教曰慶女單子則盡捧廣擇有德之門賢

女何如大臣回 啓曰 茲教至當○大臣以 慈殿已過大祥羸瘁請

開素至再至三 慈殿不從○庚申○以王大妃殿開素事東西班二

品以上兩司全數詣 闕○壬戌○諫院 啓曰 殿下宅憂一遵禮

沃凡在見聞莫不大悅而今者處女單字之捧預在夫禫之前請勿以
慈殿所為而留難 上即命勿為○丙寅○上御畫講于文政殿講論

語陽貨篇自子曰絕食終日止不知其為誰也奇大升臨文 啓曰

章句我問喪而啓之也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人子為親之情昊天罔極而聖人

心為之中制為父而斬衰三年為母而齊衰三年父在則降為期年此

非罔極之恩獨嗇於母而然也天無二日家無二尊不可以比隆故也

周公制禮作為人後之條而所生父母屈義降服豈不知情之罔極而

必欲有所降殺哉此其聖人節文精微之蘊而立天地古今之大經大

法也 體念聖賢之遺意深究降殺之當然則必有益於學問而更無

礙於裁事矣仍又進 啓曰人君揜攬萬事何事不為要切而納諫為

切 經席之上大小臣僚已盡 啓達矣但自頃年風俗大誤人皆以

不言為貴今雖納諫而只從循例之言不能丕變時習又不能大益

聖德矣人情勉強為善者少姑息偷安者多犯雷霆之威抗骨鯁之辭

豈人人所可能哉必須優容虛受嘉悅勸獎言雖不中亦不為非而有

所優納然後始可以集天下之言而來天下之善也蘇洵作文以記入

君必有激勸諫臣之道而其要有三洵之議論雖曰詭而不正天下道

理固如此也近來自上所為無不允當在廷臣僚孰不盡力然必自上當知諫諍不為已謀而只欲為國可也直諫犯顏甚不便於其身不知君上以為何如而攻人之惡亦多取怨故諫諍之臣自古謂之孤單能知此意而快於聽納則凡事漸好矣臣見外間公事及經席陳弊時世已誤風俗不美國儲板蕩生民困瘁莫甚於此時而水旱之災又從而連綿思之則甚多憂悶人君統御億兆億兆安然後始可言盡其責任古之聖王勞心焦思側身修德正以此也先以濟蒼生之心堅定于中雖聞片言之善亦必服膺于心草野疏章亦可採施也又啓曰小臣因此章三年之喪敢以迷劣之言敷衍啓達心極惶恐而言出故敢陳之天下通喪有常有變常者其順故雖衆人可以易處而變則處置得宜甚難必加留意窮極詳察然後始免失禮之譏矣自 上入承大統似異於常事其間處置之事或出常規之外先賢之議各有定論當其時則可以其議舉行也第念自古議論不一雖以先賢之言或有誤見之時夫之毫釐改之未安先聖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能以禮為之則可無一毫之差而知禮甚難今者三年已過論之以古規豈無為私親合行典禮乎 朝廷自能善處而一時或牽於

私情有呀未盡於禮文則非但 殿下自處之道大有未安其於事親之道亦甚有妨 聖念留省一遵古制必以古先聖賢自處則好矣小臣先事而言極為惶恐而別無他意欲望 主上無過舉而合古禮也古者人君入承大統其所處置者甚多而能得其正者少宋英宗時議論不一而終不能勝正至孝宗時無他議程朱是之其間或有處置之損益而此其大綱領也以天性罔極之情言之則何可限量然必以古禮裁制然後不失其天理之正而能得乎人心之安也古人曰孝悌之德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伏願更加 留念焉 朝廷之上自古每患因循苟且之病自 上有復三代之志又有復三代之德今欲復三代之禮當勉循循以復三代之典若因循苟且於近代之事抑恐有乖於大有為之氣象也 國家之事每為 啓達極知惶恐而頃日 文昭殿事當初增修之議甚正而後因謄錄更疑 祖宗朝事如此而非一番騷擾今既改之曷若初不為非禮之為愈哉雖以 祖宗朝事亦或有不可盡從之事非謂良法美意不可以遵守一時偶為之事或有所商量可也 成廟初年 文昭殿議得未安之前已 啓達其間甚多 悶鬱之事 成廟幼冲即位 貞熹王后臨朝兩一時大臣多 世祖

朝功臣故臣見日記則 睿宗小祥即庚寅年十二月也小祥纔過三
大妃殿為進豐呈而大臣則賜 宴樂於 闕庭 教之曰以醉為度
諸臣終日而醉韓明澮鄭麟趾至於起舞云以此推之其時亦豈無誤
處之事乎此非以 祖宗朝為盡是而 聖念一遵三代以上之禮必
法孔孟程朱之論然後東方禮樂益備垂之萬世而有光矣人君代天
理物立法創制必欲流澤於後世不可取辦於目前自 上立志當可
高遠又曰若有一毫之未盡則非但有乖於禮抑非貽謀燕翼之道也
事至於誤處之後則至親天性之際易於承順難於諫止 朝廷之上
不可必謂以死力爭也小臣迷劣不曉事理而所望者只欲 聖學日
濟時世隆平則行於 明時其榮大矣事若誤處則別無回天之力而
抱悶何可量哉先事而言甚為未安然平時有所 啓達則 聖念亦
必省念而下人亦知可爭矣或意思不平而一念偏倚則恐誤國家大
事深以為憂自有孝宗故事知可以思慕乎此則必無他虞矣其間事
勢或稍有損益之當然而有不失於典禮之正尚何患今古之殊乎程
子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能盡絕於私恩國家大事當可次第舉行又
不可有所防礙而不即施行也○丁卯○以朴忠元為吏曹判書閔起

六為大司諫

七月○甲戌○司憲府論 啓三陟府使韓琦殘劣衰耗安邊府使梁
應台前為東萊府使特令負取鄙陋○丁丑○以金添慶為左承旨○
戊寅○司憲府連啓韓琦梁應台罷職事 上從之○辛巳○全羅
監司馳 啓全州金堤和順扶安慶尚道咸陽等水災禾穀沉淪人物
漂沒而咸陽尤甚 上傳于政院曰今觀兩南書狀極為慘惓民生
至為可慮致災處救荒之意言于該曹○議政府 啓李彥迪謚彌
望文忠公文貞公文元公道德博聞為文主義行德為元 上落點
于文元公○壬子○以具思孟為黃海道監司○甲申○以朴淳為吏
曹判書○羅州赴舉儒生請改上下道為左右道監司從之左道以光
州綾城和順長興順天淳昌南原等官為之右道以全州羅州海南靈巖
靈光古阜扶安等邑為之○己丑○傳曰即位以後經筵官及實錄廳
官員書啓可也 慈殿欲知之故言之矣○是時自己巳竄逐以還
升堂上者九人白仁傑盧守慎黃博金鸞祥柳希春閔起文李湛李
震李元祿賜環未久而早死者三人韓澍李焯柳堪時未為堂上者尹
剛元一人而已○丙申○全羅監司馳 啓寶城郡定配罪人申穰

割穿棘園任意出入強奸朝官之妾 上命拿鞫○己亥○弘文館
啓曰論語今已畢進講當徹上徹下熟讀限熟讀間勿為朝講日數
多寡自 上斟酌宜當若有疑慮不時召對何如 傳曰知道○庚
子○以慎喜男為掌令

八月○癸卯○巳時太白見於午地經天 上傳于政院曰不勝驚愕

○丙子○五更熒惑入輿鬼星○丁未○太白經天五六日來無日不
見○戊申○以白仁傑為同知經筵李仲虎為檢詳○庚戌○太白
經天熒惑入輿鬼星又犯積尸政院請令弘文館博考故事弘文館書
啓大槩五曜之中唯火為凶衆星之中鬼為最忌熒惑入輿鬼已為不
祥至犯積尸其變尤慘云○乙卯○上詣慕義殿以三更五點宮城門
開軍士聚會巳時告勳駕祭申時勳駕○丙辰○未正 上自敦化門
陪神輦而出至 宗廟○丁巳○丑時 上行祔 廟祭卯正 上勳
樂還宮日官行賀禮于蒼下教中外大小臣僚閑良耆老軍民人等
王若曰望斷升雲逸仙馭之永隔祀嚴率禮欽祔儀之告成云云今隆
慶三年八月十六日祇奉 皇考恭憲明宗獻毅昭文光肅敬孝大王
神主親祔于 宗廟既罄精仍舉熙事宜推演其神貺需肆宥於群黎

云云○弘文館校理李珣於 經席進講孟子臨文 啓曰世代各有呀

尚戰國之時所尚在於富國強兵戰勝攻取而已至如西漢之淳厚東

漢之節義西晉之清談皆一代所尚也人君當觀一代所尚之如何所尚

不正則當矯其弊今者承權奸鉗制之後士習委靡偷惰徒知食祿以

自肥而已無忠君憂國之心縱有一二有志者皆為流俗所拘莫敢出

氣力以振國勢俗尚如此 聖上當奮大有為之志以作士氣然後世

道庶可變也昔者孟子以匹夫之力只以言語教人尚能熄邪綏廓正

路以成如禹之功况人君任治世之責能以斯道教民則非徒垂教於

後世亦可興化於當時其功豈特孟子而已當今人心之陷溺甚於洪

水之災楊墨之害只望 殿下躬行心得施教於世盡其君師之責而

已講畢珣進 啓曰人君不欲治則已如欲為治必先下功於學問所

謂學問者非特勤 御經筵多讀古書而已必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工夫不懈實有功效然後乃可謂之學問也匹夫在家雖有學問之功

其效不見於世人君則不然蘊之心意者發為政事故其效立見也當

今民生困瘁風俗薄惡紀綱陵夷士習不正而 殿下臨御數年未見

治效竊恐 殿下格致誠正之功有未至也若此因循日益頹敗則國

之為國未可知也伏願 殿下奮發大有為之志存心道學講求善政使臣民曉然知 聖主將興三代之道然後熟察羣臣之誠否擇其忠君憂國者與之共事而不使碌碌無志只求鋪飾者冒居大位舉錯得宜人器相稱則經濟之士必有出為世用者而國事庶可為也 殿下誠志於治則雖常人之言可補 聖德若 殿下悠悠泛泛只事文具則雖孔孟在左右日談道理亦何益哉領議政李浚慶進曰朝廷之上當守體統頃日承旨請面對之事非近規也恐壞體統也假使有可畏之機自有臺諫及論思之臣何必承旨請對耶珥曰此言不然只在兩言之如何耳若所言是則何妨於體統承旨亦 經筵密贊之官也請對言事亦其職也浚慶之言大執也今者善政不舉百度廢弛若不奮然振作以新一代之規矩而徒欲循常守舊則安能祛積弊而大有為哉大臣不能引君當道而惟遵守近規是務殊非群下所望也李珥白上曰為治先須識時人君雖欲有為若權臣專國或兵革擾亂則雖有其志治務難成矣今者幸無權姦及戎馬此正 殿下汲汲有為之秋也 上曰此言則然矣但戰國擾攘之時孟子勸齊梁行王道則雖有戎馬亦可行王道矣珥拜謝曰 殿下所見誠卓冠千古矣但王道之

行在於實功不在於言語伏願 殿下實下功夫也孟子之言曰一正君而國定此最要語也夫君心既正則政事之間雖有小失自當改革矣若君心不正則雖使政事偶合於理漸變為非矣今者 殿下先正聖心日用言行粹然一出於正以表率臣民則君子有所恃而盡忠輔佐小人亦知 上心之不可干以私將必革面向善矣此所謂一正而國定者也○己未○司諫院劾不能詳察祝文之承旨請適 上從之○司憲府 啓十六日拊廟行事之時左通禮當執禮未唱之前經導殿下入詣版位非徒 玉體有勞祭禮愆違節次顛倒請禮儀使都承旨及禮房承旨並 命罷職他承旨並 命適差左通禮請 命罷職次知禮貌官任然退在只令迷劣下人往見廟內之事請拿鞠堂上執禮推考 答曰通禮禮貌官罷職事如 啓禮儀使推考可也○傳曰今月內文昭殿別祭親行矣擇日以啓○辛酉○司諫院 啓曰前海豐君李允佑以陰險奸慝之人縱吏其兇惡之父其於傷人害物之事無不預知國人共憤者以矣及 先王昇遐之初不赴踊哭之班輒生希望之計敢以戎服馳詣 潛邸往還闕門再三未已原其心事極為無狀按律定罪當伏流竄之典削官不齒已為太濫給牒之 命及及於

如此之人凡在見聞莫不驚愕請還收成命上從之○禮曹啓
 考見前例則即位之後有先祭宗廟次祭社稷次謁聖文昭殿
 迎恩殿別祭以此舉行云云○以李仲虎為舍人李民覺為司成○甲
 子○以朴應男為大司憲沈義謙為大司諫李景軫為掌令○丁卯
 ○以李後白為都承旨柳希春為右副承旨尹澍為同副承旨○戊辰○
 慈殿以今上即位以後經筵官實錄廳諸臣賜酒于明政殿庭
 大妃以手書下備忘記于羣臣曰大臣侍從等進講於勤勞主上速為
 聖學高明且國家多事之時賢臣等勸翼國事矣予為慈母之心不勝
 羨喜以此略小簿物乃示予感悅之意也勿謝三公以下賜物有差○
 己巳○有夕講○庚午○上幸景福宮問安于恭懿王大妃日暮還宮
 王大妃命宦官朴謹賜酒又各賜紫的囊子一部

九月○辛未○是日慈殿上尊菴初度習儀○壬申○臺諫來啓承
 旨朴好元許擘等前日耐廟時失禮事被論時或退家不入直或不入
 經筵請罷其職上命只遶又劾禮判金貴榮為禮儀使失禮上亦
 命遶差○甲戌○上頒賜聖學十圖四十餘件又賜中綿子每一人二
 斤○以李俊民為左承旨李拭為右承旨○夜雷雨○乙亥○三公以

雷動災變辭免 上咨曰推咎台衡以應災變吾誰欺欺天乎漢君以
罷相塞天譴君子譏之卿等獨不聞手宜多辭○大司憲等以業從之
寃張洽漏網不宜停 啓自數請適○戊寅○上尊彌時左右承旨為
冊捧進左副右副承旨為寶捧進○辛巳○上尊彌午時 殿下衣冕
而出 慈殿以權停禮不出 殿下立階上板位之上左承旨李俊民
右承旨李扶旣冊封進之任左副承旨柳希春右副承旨宋賀趨以傳
受二寶雙舉以進 上捧而復授二臣二臣傳于二內侍而退 上入幕
次小歇還入宮申時自內 出御殿上幄坐百官三行四拜禮山呼典
翰為宣箋官讀百官箋引儀為讀箋官誦外官職姓名日暮乃罷○壬
午朝講校理李珥陳侵虐新求汚辱傷病之風上曰此甚無謂可令
痛禁○以閱起文為右副承旨宋賀為同副承旨○癸未○傳新及第者
四館目為新來侵虐汚辱無所不至以溝瀆穢泥塗其面目名曰唐鄉
粉毀裂冠服推轉於污水之中作為鬼形人不可見傷身受病比比有
之其於體貌虧損實多此等弊俗之事既無於禮文又無於中國而習
以為常恬不知改無識莫甚自今以後新舊間糾檢事外汚穢侵虐戲
弄之事一切痛革如或仍踵舊習者摘發治罪○甲申○府 啓吏曹

佐郎具忤人物鹿鄙且不安靜不合清職請適 上從之○以金就文

為大司諫○戊子○上詣 社稷○司天奏金星入帝座○己丑○上

行祭于社稷未明還宮○辛卯○以李湛為左副承旨柳希春為上護

軍○甲午○上移御景福宮○乙未○上幸太學別祭文廟試士取盧

植等七人○李珣因進講乃 啓曰自古有為之主欲興至治則必推

誠待賢酬酢如響開懷虛納故上下交孚而政治成焉堯舜之時不言

而信無為而化若無待於言語而考之古書則堯舜與廷臣都喻于弗

無言不答况後世乎至如我朝 世宗世祖與羣臣相親如家人父子

故群臣感恩懷德竭其死力焉今臣累得入侍每見 殿下於羣臣之

言略不酬答夫一家父子夫婦雖至親若使父不答子夫不答妻情

尚阻隔况君臣名位懸絕者乎羣臣得見 上面只在 經筵故入侍之

臣預思所奏晝思夜度及至 上前怯於天威言不盡意十達二三自

上雖虛心酬酢尚慮下情不達况沉默不言以阻之乎目今天災時變

近古所無臣民惴惴不知更有何事為 殿下計當敷求善策急急救

時不軍深拱無所獻為也 明宗大王以二百年 宗社付之 殿下

殿下受其憂也非受其樂也二百年 宗社日沾危地而 殿下不思

振起之乎 上曰蘊之為德行然後乃可殺之為事業豈可無德行而
有事業乎且三代之治亦當行之有漸不可猝然遽復也珥曰 殿下
此言固是循本之論但德行非一朝可辦而政事不可一日廢也久德未
成之前將置政事於不問而任其紊亂乎是故德行事業當一時交修
並進也且三代之治固不可猝復矣至於革弊救民則此豈難行之事乎
堯舜之德雖不可猝成但求堯舜之用心法堯舜之善政則庶幾堯舜
之治矣 上曰古亦有無堯舜之德而有堯舜之治者乎珥曰古人無
法堯舜者故不見其治誠能法堯舜而行之則豈無其治乎程子有言
曰後王若明春秋之義雖無舜禹之功亦復三代之治此其明驗也且
孟子勸齊梁行王道以二君可行王道故也豈好為空言哉以德言之
舜禹之德非二君所可猝辦也德雖不及於舜禹而奮發大志力於躬
行信任賢臣每事取法舜禹則舜禹之治可庶幾也臣民得遇 聖君
乃不見治化則何時得遇大平之日乎李珥因書堂月製乃設問答之
辭以陳人君為學為治之道名曰東湖問答 上問珥曰東湖問答何
以漢文為自棄乎其論似過矣對曰文帝固是賢主也臣所謂自棄者
抑有意焉先儒謂若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便是自棄文

帝以表質之君當漢道全盛之時可以復古而志趣不齊終於雜伯故臣以為自棄耳 上曰文帝之不祚復古以經籍遇火真儒不作故耳

豈是文帝之過乎珥曰文帝無大志每好卑論雖有文獻亦將如之何

其人君立志不高大抵皆自棄也時 中官未建獻納吳健 啓曰擇

妃當先觀家法且外戚之患不可預防 上曰人君自不賢故外戚為

患人君苟賢外戚豈能作威福乎珥曰 殿下之見誠卓然矣但人君

雖賢不可自恃其賢而不為之檢防也擇妃須見家法之如何不然則

聖女未可必得而後日外戚豈無恣橫之憂乎 上曰王莽之女孝平

皇后亦賢明則何必繫於父母乎珥曰若泛論事理盡其常變則

上教亦當矣今擇 聖妃而不問父母之如何以冀萬一之幸則無乃

不可乎必須咨訪大臣博採羣議必得家法純正父母仁賢者然後乃

為國家之福矣○李浚慶侍 上語及乙巳之事曰衛社之時善士或

有坐死者其瘡痕未合矣李珥曰大臣之言何可含糊不明乎衛社是

偽勲也其得罪者皆善士也 仁廟禮陟 中宗嫡子只有 明宗

一人而已天命人心豈歸他人哉奸兇乃敢貪天之功斬伐士林以錄

偽功神人之憤久矣今當 聖上新政之初當削勲正名以定國是不

可緩也浚慶曰此言則然矣但先朝之事不可猝改耳曰不然明宗幼冲即祚雖不免奸宄之欺蔽今則在天之靈洞照其奸矣雖曰先朝之事豈可不改乎

十月○辛酉○是日白虹貫日 上避正殿減膳

十一月○乙亥○以柳希春為副提學○戊戌○有日變 上親見而兢惕

○工曹參議朴承任等赴 京上禮部主事書曰竊照 本國接壤東隅

密邇 皇化名為外藩實同內服拱北之誠有加無替 朝廷亦鑑其

忠順嘉其慕義遇以殊禮別於他邦其 字小之仁無間內外 眷待寵

榮靡所不至下邦亦感戴 皇恩益篤葵悃猶恐絲毫愆度以獲戾于

天威今者卑職等齋擊冬至 賀表進至 天闕不期鴻臚寺將卑職一行

人等退班於無職生負及褻衣人之後又朔望朝見不許入 皇極門內只

令於門外行禮較諸久遠見行事例尊卑懸絕遠人惶惑固知厥由即欲

呈稟于該部以未行見朝之禮不敢徑進干冒姑循新令隱忍遷就覲面汗

背無地容措始今通事仰達微懇于執事且稟呈文辨白之意則執事不

以煩訴為罪特賜溫慰又教以不須呈文只可口稟于該司郎中郎中大人亦

訝其變易之輕率即稟議于尚書閣下於進 賀之日別遣下史曲諭序

班使之依舊隨班得則冠佩之後夫而有復喜幸良深其等拜受執事之賜以謂自是肅遵舊規而無憂矣日昨望日朝見鴻臚寺猶執變禮止之戟門之外與左袵壇醜分庭比級悶默而退無以自解竊念邦禮掌在春官而小邦亦忝隸屬於下庭則陪臣失班之意不可取正於他而亦賢執事之垂軫焉者也夫 上國所以接遇藩服自有權度曲折雖在春秋之時其入覲王朝未聞以下國陪賤而卑夷之抑之賤流之末也今 朝廷於小邦遣使 頒詔特掄近侍之臣而况且郊後慶成之宴則陪臣之坐亦 賜於殿內以此觀之陪臣 朝賀班列似當有級而朝見之際則序於流品之次生負雜類之前賤价後生雖未知此儀肇於何時而自 先朝以來未嘗移易則亦後世不可率爾更變之成規也司朝儀者固當率由舊章堅如金石設或流弊防政在所損益則亦當申 奏委諸該部詳議定奪取裁

聖斷昭布知會使無疑訝如是則慶事得體遠人無辭矣今者 朝

廷予與知該部不經議無半行文字無片言端緒迫令序班舌掉臂揮破閉先朝已定之舊規易置一時無弊之成法某等反覆思惟竊所未喻必以為偏荒賤价蔑無知識呼來斥去誰敢違逆所以隨意指使而然也竊謂朝廷接待外國其一彌一令實體統所關一進一退乃等威所係一朝無故

貶降班品區隔內外豈不妨於體統而缺於慕望之心乎且王者之政有善然後升陟則人無不勸有罪然後降黜則人無不懲我小邦事大至誠累世如一日別無違忤 皇朝祖宗所以 眷厚優待褒嘉錫予 綸言俱在不知今者有何罪犯遽加貶降而若或懲之者歟我嗣王畏天之威不違咫尺陪臣回自 京師則必召進于前恭問 聖壽無疆至如 進貢物件有無汙損拜稽儀節有無差失瞻仰 天光祗受宴賞皆所咨詢一依前度別無違異則一國大小相慶以為庶獲免於有司之責矣今某等之歸我王有問其將何辭以對我王若問使臣班列橫被與奪而又斥在大庭之外則必驚惶憂恐曰我向上之誠不逮前日而 朝廷降之罰歟陪臣無狀干犯朝儀而有司裁以法歟與一國臣民戰戰焉寢食不安必將究其所因而陳謝于 鑿聰也陪臣當此其將何辭以陳之歟執事其亮之哉我寡君守小邦有朝夕之務不能自行使一二陪臣冒獻 貢篚于下執事然則陪臣雖賤實代寡君以行事者也 天朝之接之也於陪臣之賤何有亦以寡君所使而優待焉爾今者失所立之班降拜於門外是雖陪臣之失位實則寡君之羞也是雖鴻臚之抑黜陪臣實乃 朝廷無故而抑黜小邦也 皇朝設秩宗之官置賢公卿大夫以講明辨定而鴻臚乃奉

行成範不使廢墮之一有司耳今將 祖宗累朝常行無弊之廷儀遽
革於一言雖尚書閣下郎中大人之特加奉奉而猶未快正固滯如前賤
品之微命不足惜而 皇朝寵眷之隆意寡君懸慕之純誠舉皆委之於
虛此某某等所以區區仰籲覲縷而不已者也轉告堂司曲賜施行以復舊
班無墜成規惟此之望不勝幸甚伏惟執事垂察焉瀆冒威尊無任悚
慄之至禮部乃令復正其班次永為恒式

十二月○丁卯○上行嘉禮○辛丑右贊成李滉卒字景浩壽七十
贈領議政謚文純學者稱退溪先生其學問事業載在文集行于世

(B)
732.55
4724
[v.14]
no.2
0194280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六年四月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4]
no.2